



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



「尔道自建」灵修计划

二零二六年 十一月份

书卷：启示录
作者：倪步晓博士

为了帮助会众深化及应用神的话于日常生活中，联会已与香港建道学院签署合作协议，在加拿大各华人宣道堂会中推动「尔道自建」释经灵修手机应用程序。写作「尔道自建」灵修文章皆为香港建道神学院的资深圣经学者，我们盼望借着老师在释经上的研究心得，帮助会众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渐渐被建造成为能吃干粮，结生命果子的门徒。堂会可以用当中的资源，例如某一卷书的内容来推动教会的灵修计划，读经计划，小组查经等用途。



1

十一月一日

当世界喧哗，先看见真正掌权的主

经文：启示录 1:1-8

1 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要他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他差遣使者指明给他的仆人约翰，**2** 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，都见证出来。**3** 诵读这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时候近了。

4-5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。愿那位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与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和那忠信的见证者、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、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，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，**6**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，作他父神的祭司。愿荣耀、权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！

7 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；
众目都要看见他，
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；
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。」
这是真实的。阿们！

8 主神说：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」

《启示录》开篇先交代这卷书从何而来：启示出于上帝，藉耶稣基督传给祂的仆人，要众教会知道如何看待眼前的世界。若心中只剩「将来会发生甚么」，整卷书很容易变成一张神秘时间表。约翰先把目光带回上帝：历史的主权属祂，耶稣基督站在历史中央，教会以聆听、持守和见证响应。

《启示录》兼具启示文学、预言和书信的性格。象征性的异象揭开肉眼看不见的真实；预言把上帝的话带进当代处境，揭露偶像与权力的虚假；书信则提醒我们，这些话首先寄给小亚细亚七间真实的教会，要在聚会中被宣读、被众人听见，然后进入生活。



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信徒，生活在罗马帝国庞大的政治、经济与宗教秩序中。皇帝形象出现在货币、庙宇、节庆与公共礼仪里；城市以忠于罗马为荣，地方精英也从帝国秩序得到名望与利益。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认定，真正决定世界命运的是坐在皇宫里的人。约翰却在问安中称耶稣为「忠信的见证者」、「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」和「地上君王的首」。三个称号像三记钟声，重新安排读者对权柄的想象。

「忠信的见证」尤其重要。耶稣以生命承担祂所见证的真理；十字架看似失败，复活却宣告父神对祂的印证。得胜因此有了羔羊的形状。七个教会的信息、十一章的见证人、十二章的圣徒，都沿着同一条路：在羔羊已经赢得的胜利中忠心到底，不复制帝国的强力。

约翰又说，耶稣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释放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国度，成为祭司。救恩因而包含新的身分。得救的人属于上帝的国，在世界中事奉上帝，也把敬拜带进日常。祭司的生活不限于圣殿的一角；工作、家庭、金钱、关系、语言与选择，都进入上帝的面前。当帝国邀请人把忠诚交给权力、财富和安全感，约翰提醒教会：你们已经有主人了。

这也解释了《启示录》为何如此重视敬拜。谁值得人俯伏？谁配得最后的忠诚？谁有权定义善恶、成功与失败？这些问题比计算神秘数字更接近全卷书的核心。成就、孩子、声望、财富、国家或群体认同，都可能悄悄坐到生命中央。敬拜一旦错置，方向也跟着偏移。约翰要教会重新看见上帝和羔羊。

开篇也宣告基督「驾云降临」。这句话带着《但以理书》人子的王权图像，把受苦教会带到更大的时间视野。现在的苦难很真实，却没有永恒资格；现在的强权声势浩大，也无法把自己的名字写到历史最后一页。基督的再来，宣告所有隐藏的忠诚终将被揭开，扭曲的权力要受审判，忠心的见证要得纪念。末世盼望因此赋予现在更深的分量，也阻止信徒逃避现实。

「日期近了」首先带来清醒。因为基督将要再来，我们更认真地面对眼前的人，更诚实地使用金钱，更谨慎地说话，更愿意在压力中守住信仰。等待主的人无须停下日常责任。我



们知道每一个今天都带着永恒的重量。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没有政治资源，也没有耀眼的平台，他手上只有上帝交付的话。两千年之后，罗马帝国早已成为历史，但这封信仍在教会中被宣读。真正长存的，往往不是当时最响亮的声音。最后，上帝自称是「阿拉法」和「俄梅戛」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句宣告像两只手臂包住整段历史；祂曾经掌权，将来仍掌权，此刻也在掌权。这是《启示录》给疲倦信徒的第一份安定：先看宝座，再看世界；先认出主，再衡量风浪。

还要留意，开篇的「有福」把读者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。念的人、听的人、遵守的人都一同蒙福，这表示《启示录》原先是一卷在教会聚会中被公开宣读的书。这卷书要形成群体的共同记忆与共同判断，因此今天我们不宜把它变成少数「末世专家」的领地。这卷书的目的，是叫普通信徒在日常的压力中，懂得敬拜谁、跟随谁，以及拒绝甚么。

思想：

今天，甚么最容易坐上我们生命的中心？是工作表现、收入、别人的评价、家庭的期待，还是对安全的执着？若耶稣真是「地上君王的元首」，我们哪一个决定会因此改变？同时，我们也要检视自己的信仰是否停在「得到帮助」。《启示录》称信徒为上帝的仆人、国度和祭司，那么，我们的时间、能力与位置，正怎样服侍祂？

今日华人信徒所面对的权力，散布在政府、公司、家庭、学校、媒体、教会与算法之中。它们会定义甚么算为成功，甚么值得害怕，甚么话可以说。虽然中国、香港与海外处境各有差异，《启示录》第一章仍把同一个问题放在我们面前：哪一种力量正在夺取那原本只属上帝的忠诚？

主啊，求祢收回我们被喧声牵走的目光。我们害怕、急躁，或想以妥协换取安全时，求祢提醒我们：祢从死里复活，祢仍掌权。愿我们今日所言所行，都与祢的国相称。



2

十一月二日
灯台中行走的人子
经文：启示录 1:9-20

9 我一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有份的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**10** 有一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**11** 说：「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，寄给以弗所、士每拿、别迦摩、推雅推喇、撒狄、非拉铁非、老底嘉那七个教会。」

12 我转过身来要看看是谁的声音在跟我说话。我一转过来，看见了七个金灯台；**13** 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，身穿垂到脚的长袍，胸间束着金带。**14** 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；他的眼睛好像火焰，**15** 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得发亮的铜，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。**16** 他右手拿着七颗星，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好像烈日放光。

17 我看见了他，就仆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人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，说：「不要怕。我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**18** 又是永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看哪，我是活着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；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**19** 所以，你要把所看见的事、现在的事和以后将发生的事，都写下来。**20** 至于你所看见、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：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。」

约翰进入异象时，先称自己是弟兄，与众教会一同在耶稣里有患难、国度和忍耐。这三个词勾勒出《启示录》的门徒图像：上帝的国已经临到，信徒仍活在充满压力的世界，因此需要忍耐。患难没有取消上帝掌权；忍耐是在压力中仍忠于基督。

约翰身在拔摩岛，原因是为了「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」。传统常把拔摩理解为他受放逐之地；然而，经文更清楚的重点，是他的处境与见证有关。这使整个异象带着牧养重量：说话的人自己正在承受忠信的代价，上帝的启示正临到这样的人。

「主日」那天，约翰被圣灵感动。他先听见大声音，像号角，吩咐他把所看见的写在书上，送给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沿着小亚细亚



西部的交通路线排列，都是具体城市中的信仰群体。因此，异象从一开始就有公共性。约翰所看见的，不只安慰他个人，更要成为教会共同的眼睛。

当约翰转身，他先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然后才看见「一位好像人子」站在灯台中间。次序很美。复活的基督没有离开教会，祂就在灯台中行走。教会可能弱小、受压、内部混乱，甚至有些已接近属灵死亡，但主仍在其中。七个灯台后来被解释为七个教会。灯台本身不产生光，它的存在是承托光；教会的使命也是如此。教会的价值不在自我炫耀，而在承托基督的光，让世界看见真正的主。

人子的形象大量吸收《但以理书》与旧约中神显现的语言。长衣、金带、白发、火焰般的眼睛及光明的面貌，都把尊荣、圣洁、洞察与审判聚在一个形象之中。尤其白发在《但以理书》中原本与「亘古常在者」相联；约翰在这里把相近的尊荣语言用在耶稣身上，带出极高的基督论。这位曾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现在以天上主宰的威荣站在教会中。

火焰般的眼睛宣告一件事：主看得见。以弗所外表勤劳却失去起初的爱，祂知道；士每拿在贫穷与诽谤中受苦，祂知道；别迦摩、推雅推喇妥协的角落，祂知道。名声可以遮掩属灵实况，却遮不住基督的目光。这目光严厉，却也带着安慰：无人知道的忠心，祂同样看见。

人子口中出来的两刃利剑，强调祂话语的审判能力。帝国的刀剑可以处决身体，基督的话却判明真实。这为全卷书中的权力冲突定下标准。最终决定世界的是那真实的话；武器的多寡不能取得最后裁决权。正如后来第十九章的白马骑士，仍以口中的剑施行审判。约翰不需要教会去模仿帝国的暴力；教会要持守见证，因为基督自己的话有最后权柄。

约翰一看见人子便仆倒，像死了一样。这是人面对上帝荣耀时的自然反应。可是复活的主把右手按在他身上，说：「不要惧怕。」威严与触摸放在一起，构成非常深的牧养图像。祂是首先的、末后的，是那活着的；祂曾死过，如今活到永永远远，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对受逼迫的教会来说，最可怕的威胁往往是死亡，而耶稣宣告：连死亡的门也在祂权下。

「钥匙」象征权柄。罗马官员可以囚禁人，地方权势可以把信徒逐出社会网络，而死亡也像一道关上的门；复活的基督却拿着死亡和



阴间的钥匙。患难仍可能临到，却不能写下最后结论；教会的盼望建立在那位已穿过死亡的主身上。

第一章到此形成一个清楚的画面：宝座尚未出现，羔羊也要到第五章才正式出场，但教会首先得到的安慰是「主在灯台中间」。属灵生活容易把上帝想成遥远的观察者，《启示录》却把基督画在教会的中央。祂巡行、察看、说话、责备、安慰，也扶起仆倒的人。真正的教会更新，总是从重新看见这位主的时候开始。

第一章的人子形象，也为卜接下来的七封信定下语气。每一封信都取用这个形象的一部分：火焰的眼睛、两刃利剑、七灵和七星、圣洁真实、阿们。基督虽对不同的教会说不同的话，却是同一位主。因此，牧养不能只有单一的处方；有些教会需要安慰，有些需要警告，有些需要重新醒来。

思想：

我们是否习惯用聚会人数、事工成绩与称赞来衡量教会？今天先问：基督是否在我们中间被尊为主？我们有没有听祂的话？若我们正处于压力、孤单或不被理解的日子，请慢慢读几遍这句话：「不要惧怕。」说话的主近在灯台中间，祂知道我们的限制与恐惧。若我们正承担教会或家庭的责任，请把「一切都靠我们」的重担交还给基督。祂在灯台中行走；我们只是受托者。忠心足矣，控制一切并非使命。

华人教会同样也容易把可见的稳定当成主同在的证据：堂会人数、物业、学校与社福机构、网络流量、领袖声望，都可能成为安全感。灯台中的人子提醒我们，教会真正的中心仍是祂。制度可以调整，聚会形式可以改变，主仍察看每一处的忠心与疲倦。

主耶稣，求祢在我们的生活中行走。照亮我们逃避的角落，也记念无人知道的忠心。死亡、失败或不确定感压来时，提醒我们：钥匙仍在祢的手里。



3

十一月三日

守住真理，也守住起初的爱

经文：启示录 2:1-7

1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右手拿着七颗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：**2** 我知道你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。你也曾察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。**3** 你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。**4** 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。**5** 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且要悔改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。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**6**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，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。**7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』」

七封书信从以弗所教会开始。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重要城市，商业繁盛，宗教活动密集，以亚底米神庙闻名，并且与罗马帝国的公共荣誉文化紧密相连。基督徒身处其中，需要不断分辨自己可以参与甚么，又该拒绝甚么。耶稣向这个教会自我介绍为「右手拿着七颗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」。这称呼承接第一章，旨在先提醒以弗所：那位在众教会中巡行的主，才是教会真正的主人；地方领袖与城市权势都居于祂之下。

主首先肯定他们的行为、劳碌和忍耐。他们不能容忍恶人，也曾试验自称使徒的人，看出其中的虚假。这个教会很重视真理，对错误的教导有辨识力。主还称赞他们为祂的名忍耐，并没有疲倦。若只看外在表现，以弗所几乎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教会：教义谨慎，服事勤奋，立场坚定，而且能承受压力。

责备只有一句，却很重：「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。」「起初」既指早期对基督与彼此的热爱，也带着「居首位」的意思。在约翰传统中，爱主与爱弟兄姊妹是难以分割的。若一个群体对真理极其敏锐，对人却越来越冷硬，那信仰就已经出问题了。

这是很尖锐的牧养提醒。正统可以成为骄傲的保护层。人在长期服事、对抗异端、承担责任之后，容易把警醒变成猜疑，把分辨变成



苛刻，把忠诚变成只会指出别人的错。以弗所没有被偶像崇拜攻陷，却可能在防守中失去了福音最初的温度。主没有因此否定真理的重要；祂反而把真理与爱重新放在一起。缺少真理的爱会失去方向，缺少爱的真理则会失去基督的形状。

耶稣吩咐他们三件事：「回想」、「悔改」、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。

「回想」是一种属灵诊断，叫教会记起曾怎样被恩典抓住，怎样因基督喜乐，怎样彼此服事；「悔改」是承认目前需要改变；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是把爱带回探访、忍耐、宽恕、慷慨、倾听与服事。警告同样严肃：「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」「灯台」象征教会的见证。这句话说明，一个教会即使教义很完整，也可能失去作为灯台的资格。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承托基督的光，维持机构自身则只能居于次位。若群体的真理只成为彼此定罪的工具，世界便难以从其中看见福音。

主同时称赞他们「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」。恢复爱并不等于撤去界线；七封信仍反复警告：切勿偶像崇拜及与生活妥协。基督要教会在恩典中说真话，在真理中爱人。爱，要有方向；真理，也应带着基督的温度。

信的结尾转向「得胜者」。得胜的人可以吃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。这个应许把读者从以弗所城市带到《创世记》的伊甸园，也预先指向《启示录》第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。整卷书的救恩故事，是从失去生命树走到重新得享生命树。以弗所的教会若回到爱里，就是在终末生命中预先生活。

起初的爱不等于初信时的情绪高潮；经过岁月，爱可以更深、更稳，更能承受现实。真正需要恢复的，是基督在生命中的首位，以及由此流出的彼此相爱。教会若常常回到十字架，记得自己怎样被赦免，就比较不容易用真理作武器。那曾经爱我们、为我们流血的羔羊，才是所有分辨与教导的中心。

思想：

我们最近是否常常指出别人的问题，却少有眼泪、祷告与付出？真理在我们手中，是成了光，还是成了证明自己优越的工具？回想一个「起初」：初信、初服事，或是单纯爱主的日子。那时有哪些行动，如今却悄悄停了？安静的祷告、主动的关怀、不计回报的服事，也许正等着我们拾起。



香港教会近年的伤口也提醒我们，弟兄姊妹可能因政治判断、移居选择、对中国的看法，甚至一则社交媒体贴文而彼此疏远。守住真理，不能以把对方简化成标签为代价。若我们只愿爱「和我们想法相同的人」，起初的爱便已经被群体立场悄悄取代了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们热爱真理，也医治我们心中的冷硬；赐我们清楚、耐心、眼泪与恩慈。求祢不容灯台只剩外形，而失去了祢的光。



4

十一月四日
忠心至死的富足
经文：启示录 2:8-11

8「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首先的、末后的，死过又活了的这样说：**9** 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——其实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毁谤的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但会堂的人。**10** 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看哪！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你们受考验，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**11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』」

给士每拿教会的信很短，没有一句责备，却充满了患难、贫穷与诽谤。复活的主向他们自称是「首先的、末后的，死过又活了的」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祂先把自己的死亡与复活摆在教会面前。祂走过死亡，而死亡没有留住祂。

士每拿是一座富裕而自豪的城市，与罗马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。城市生活中的公共忠诚、宗教节庆和商业网络彼此交织，基督徒若拒绝某些宗教活动，可能会面对社会的排斥，甚至失去生计。耶稣说：「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」，这个「知道」非常宝贵。受苦的人最怕自己的痛苦无人看见，主却先说祂知道。

接着有一个括号般的判断：「其实你却是富足的」。士每拿的经济处境很差，在基督眼中却是富足的。这句话与后来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形成鲜明对比：老底嘉自称富足，主却说它贫穷。两封信一起拆穿了最常用的衡量标准——银行数字、社会地位、资源多少，然而它们都不能完整说明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状态。士每拿看似甚么都失去，却保有最不能被夺走的财富：对基督的忠诚。



经文提到「自称是犹太人……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但会堂的人」。这句话在历史上曾被滥用来煽动反犹太情绪，所以阅读时必须谨慎。约翰自己深受犹太经典与传统塑造，耶稣和最早期教会也是从犹太群体而来。这里涉及的是第一世纪地方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诽谤，焦点在于某些反对基督徒的具体行动。若把这句话扩大为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定罪，不仅背离了文本处境，也违背了福音的伦理。

主没有应许士每拿教会立刻脱离苦难。祂说魔鬼要把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们遭受「十日」的患难。「十日」这个数字带着有限的意味，也令人想起《但以理书》中那十日的试验。细节可以讨论，信息却清楚：苦难有界线，邪恶的时间仍在上帝手中。

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」这里的冠冕更像是竞赛胜利者或节庆中的花冠，而不是帝王统治的王冠。士每拿人熟悉城市的荣誉文化，人皆希望得到公众的称赞，信徒却被邀请追求另一种冠冕。世人可能判他们失败，基督却宣告忠心者真正得胜。

「至死忠心」是呼召信徒在忠诚与安全发生冲突时，绝不以否认主来换取自保。这份忠诚有时出现在极端处境，但更多时候是藏在普通的日子：不说谎、不参与不义、不因利益出卖人，也不因害怕失去位置而沉默。

结尾的应许是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」。第一次死亡仍可能临到，第二次死亡却无权控制属基督的人。这个应许要到第二十章才充分展开。约翰把终末审判提前成为今日的安慰：罗马可以威胁人的身体，死亡也可以暂时带走生命，但复活的主掌握着更深远的未来。

士每拿书信因此教导教会重新理解富足与安全。真正的安全，不等于环境永远没有危险，而是即使失去了外在保障，生命仍藏在复活



的主里。真正的富足，不等于拥有很多选择，而是有一份不能被市场、政权或死亡夺走的忠诚。这种福气往往并不耀眼，却非常坚固。

思想：

我们通常怎样衡量「蒙福」？收入、健康、工作顺利，常成了上帝同在的证明；然而，一遇艰难，心便动摇。这封给士每拿的信提醒我们：基督眼中的富足，远深于外在条件。目前是否有一件事正在考验我们的忠诚？也许那只是关乎利益、人情，或一句应当说出的真话。忠心，常在小处受考验。

对一些中国境内信徒而言，忠心未必总以戏剧性的方式出现。它可能是在聚会、网络、职场或教育环境受到限制与压力时，仍拒绝用谎言换安全，不把恐惧变成苦毒，也不把受压的弟兄姊妹留在孤单之中。基督所称为富足的，常是外界看不见的这种忠诚。

主耶稣，祢曾死过，如今活着。在我们害怕失去时，求祢指明那不能被夺走的财富。求祢也记念因信仰受逼迫、被排斥的弟兄姊妹，赐他们勇气与安慰。



5

十一月五日

在撒但座位旁守住名字

经文：启示录 2:12-17

12 「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： **13** 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；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。 **14** 然而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；这巴兰曾教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使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，并且犯淫乱。 **15** 同样，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。 **16** 所以，你当悔改；若不悔改，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来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 **17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的名字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认识。』」

别迦摩是亚细亚重要的政治与宗教中心，城中除了有祭坛和神庙，也与皇帝崇拜密切相连。耶稣称这里为「撒但座位之处」；这个名称可能令人想到宙斯祭坛、亚斯克勒庇俄斯或皇帝崇拜，而经文的重点更为清楚：这座城市集中呈现了那种要求人把终极忠诚交给帝国与偶像的权势。

基督向教会自我介绍为「有两刃利剑的」，这与罗马地方官可能拥有的司法权形成强烈对照。人间的政权能以刀剑定罪，基督口中的剑却代表最终的判断。别迦摩的信徒要记得，最后的判决出自主的话；城市舆论与帝国法庭都没有终极权柄。

主先肯定他们：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。」安提帕只在这里被提到，历史细节虽不多，但他得到一个极其尊贵的称号：「忠心的见证人」。这个称号在一章五节曾用于耶稣，安提帕的生命因此与基督的道路相连。他虽没有成为政治胜利者，却在天上的叙事中被记名。



「坚守我的名」与后文的「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」，说明别迦摩教会在公开的压力下曾展现出真实的勇气。名字在《启示录》中十分重要：曾有其名字和数字，得胜者将得到新名，上帝的名则写在圣徒的额上。名字，代表着身分与归属。这个教会面临的核心问题，也可以这样表达：当不同的权势都想在你身上留下标记，你究竟属谁？

然而，外在的逼迫没有击倒他们，内部的妥协则正在侵蚀教会。主提到，他们中间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，也有人持守尼哥拉一党的教训。巴兰的故事来自《民数记》，在后来犹太传统中，常与引诱以色列人参与偶像祭宴和淫乱相联。约翰借用这个名字，指出教会中有人主张可以比较轻松地融入周围的宗教与社交生活。

古代城市的商业、行会、家庭与祭祀常是彼此交织的。拒绝偶像宴席，未必只是拒绝一项「宗教活动」，也可能意味着失去人脉、交易和升迁的机会。妥协因此显得很有吸引力。人可以说：「心里相信耶稣就好，外面的礼仪只是社交。」别迦摩的信息却指出，身体参与甚么、在谁的桌前吃喝、公开向谁表示忠诚，都会塑造人的信仰。敬拜从来不是只存在于心里的私人感受。

主吩咐教会「当悔改」，否则祂要用口中的剑与那些人争战。这里再次表明，最大的危机不一定来自外面。教会在逼迫中可能很刚强，在便利与利益面前却慢慢失去界线。外在的敌意常常使身分变得清楚，舒适的妥协反而比较隐蔽。约翰要读者看见，忠诚不只需要勇敢，更需要辨识。

给得胜者的第一个应许是「隐藏的吗哪」。吗哪让人想到旷野中上帝的供应。若信徒因拒绝偶像宴席而失去某些社会资源，主应许有另一张桌子。真正养活上帝子民的是上帝的供应，帝国的宴席没有这种终极能力。这个象征也可以带出末世宴席的盼望：现今的拒绝不是空白，忠心者正在等候那更丰盛的款待。

第二个应许是「白石」，上面写着新名，只有领受的人知道。白石在古代有多种用途，经文没有要求我们锁定其中一种，却清楚说明它的整体意义：基督亲自赐下新的身分与归属。世界可以把信徒称为失败者、异类或麻烦制造者，主却知道他们真正的名字。

别迦摩的信息把两种忠诚放在一起：一种是在公开的压力下不否认主，另一种是在日常的利益中拒绝与偶像分享忠诚。前者容易被看见，后者常发生在餐桌、合同、人情与习惯里。教会需要两种勇



气。安提帕的名字被记下，给我们的提醒是：忠心可能暂时没有掌声，却不会在上帝的记忆中消失。

思想：

我们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些「大家都这样做」的事，正悄悄索取忠诚？妥协未必立刻叫人离开信仰，却会磨薄界线。今天扪心自问两件事：公开场合中，我们是否敢于承认基督？无人注意的利益选择中，我们是否仍照祂的话行？两处都是真实的见证。我们也许正被种种标签困住：能力不足、失败、麻烦、过时……请把这些名字放到白石旁边。基督有权命名我们，也深知我们的忠诚。若有人因忠于信仰而失去机会，我们能否成为上帝供应的一部分，给予具体的支持？

华人社会重视人情、关系与群体和谐，这些文化特质可以承载恩典，也有可能使良心变得模糊。饭局、送礼、商业合作、职场应酬或家族期待，都会问我们：愿意为了被接纳而付出甚么？这封给别迦摩的信提醒我们，忠诚常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合中被塑造出来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们的名字属于祢。在我们害怕被排斥时，赐下安提帕的勇气；面对便利与诱惑时，赐下清醒。我们宁可失去眼前的利益，也不愿意在敬拜中失去自己。



6

十一月六日

爱心增长时，界线仍要清楚

经文：启示录 2:18-29

18「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神的儿子，那位眼睛如火焰、双脚像发亮的铜的这样说：**19** 我知道你的行为：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；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**20** 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唆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犯淫乱，吃祭过偶像之物。**21** 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，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。**22** 看吧，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。那些与她犯奸淫的人若不悔改他们的行为，我也要使他们同受大患难。**23** 我又要杀死她的儿女，众教会就知道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各人。**24** 至于你们其余的推雅推喇人，就是一切不随从这教训，不明白他们所谓撒但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会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**25** 你们只要持守那已经有的，直到我来。**26**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；**27** 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如同打碎陶器，**28** 像我也从我父领受了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。**29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』」

推雅推喇在七城中的政治地位虽不算突出，却以各种工商行会闻名。染料、金属、皮革、陶器等行业，常有自己的社交与宗教活动，宴席也可能与祭神连在一起。对基督徒而言，信仰与工作难以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。参与行会可以带来生计和人脉，拒绝某些仪式却可能要付出实际代价。正是在这种环境中，复活的主以「眼睛如火焰、双脚像发亮的铜」的形象说话。

主首先肯定推雅推喇教会的爱心、信心、服事和忍耐，甚至说他们「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」。这是一个有成长、有行动的教会；若只看服事的热度，那确实很值得称赞。然而，主那火焰般的目光看见另一面：教会容让一位被象征性称为「耶洗别」的女先知，教导人参与偶像祭宴和淫乱。名字取自旧约亚哈王后耶洗别，重点在于她带领上帝子民进入偶像崇拜。



经文所说的「淫乱」，很可能同时具有实际与象征的意义。先知传统常把敬拜偶像、对上帝不忠描写为淫乱；而古代宗教宴席也可能伴随放纵的行为。约翰的关切焦点很清楚：教会不能以属灵知识、自由或现实需要为理由，把敬拜与生活分开。若参与行会宴席或商业往来，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别的神祇表示忠诚，那么再大的经济利益也不能使这种参与变得中性。

主说祂曾给她时间，让她悔改。审判之前，恩典先留下回转的门。对跟随她的人，主同样呼召悔改。教会处理错误也需要这个节奏：在清楚指出罪的同时，也为回转留下空间；因为责备的目的，是把人带回真理与生命。

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」延续了火焰眼睛的意象。人可以向自己解释妥协的理由，主却看见人的动机。许多属灵危机往往是从一句「这次应该没有关系」开始的，经过日积月累，才走到明显的裂口。为了生意、人情、关系或名声，人慢慢把原本清楚的界线移动。推雅推喇的信息提醒我们，基督不只关心教会唱甚么歌，也关心信徒在市场、饭局、职场与亲密关系中怎样活。

主又对没有接受那教导的人说，祂不会再把别的重担加给他们；他们只要持守已有的，直到祂来。这番话极具牧养的情怀。忠心有时已经让人很累，所以主没有把更多的规条压在他们身上。祂要求的是持守。圣洁生活可以很实际：今天仍守住昨天所领受的福音，明天再守一天。

给得胜者的应许带着《诗篇》第二篇的王权语言：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分享治理万国的权柄。这对于在行会与城市结构中缺乏权势的信徒而言，是莫大的安慰。眼前看来，他们因拒绝妥协而失去影响力；在上帝的未来，他们却与弥赛亚分享国度。约翰因此重新定义「有权柄的人」：忠于羔羊的人才真正分享祂的王权，迎合制度并不能取得这份权柄。

最后，基督应许赐下「晨星」。第二十二章 16 节说，耶稣自己就是「明亮的晨星」。得胜者最大的赏赐，最终落在基督自己；世俗的地位远远不足以与之相比。推雅推喇人可能为了工作机会与社会认同作选择，主却把更大的宝贝放在他们面前。当基督成为最深的渴望，界线才有力量被守住。

这封信揭露了一个常见的挑战。教会可以在爱心与服事上增长，却同时在教导与伦理上出现裂缝。基督的火焰目光把这两面都看透。



热心需要真理引导，真理也要结出爱与服事；属灵生命不能只靠单一指标衡量。

这封推雅推喇的信还让我们看见，错误教导常以「更深」的属灵知识吸引人。经文提到有人自称知道「撒但深奥之理」。人容易被秘密、特别、少数人才懂的知识吸引，彷彿越神秘就越属灵。基督却把忠心者带回简单的持守。真正深的信仰，不一定充满新奇术语，而是常常表现在长久爱人、守约、拒绝偶像、耐心服事。

这也可成为读《启示录》的提醒。倘若末世解经让人越来越迷恋密码、特殊知识和「只有我们知道」的优越感，却没有叫人更爱基督、更圣洁、更愿意服事，它很可能已偏离这卷书的目的了。

思想：

我们是否把爱心等同凡事退让？真正的爱会保护人免被罪吞噬，也敢在适当的时候把话说清楚。今天求主赐下温柔与界线。在工作或社交中，是否有一些习惯已带来良心不安？请先停止辩护，问一问：这件事正塑造我们成为怎样的人？它是否正在削弱我们对基督的忠诚？若要求太多，心已疲惫，就把问题缩小：主已清楚交付我们甚么？先守住它。忠心有时是停止分心，把最重要的事做好。放下对「特别答案」的追逐，回到已知的命令：爱神、爱人、诚实、守约。在普通的日子，活出深的真理。

家族礼俗也是华人基督徒经常面对的分辩场域。清明、婚礼、丧礼与祖先纪念，都牵涉孝道、亲情与宗教象征。成熟的信仰是我们需要尊重家人，也需要清楚自己向谁敬拜。温柔与界线可以同行，忠诚也可以带着尊亲与耐心。

主耶稣，求祢以火焰般的眼睛鉴察我们。保守我们在爱心、信心与服事上成长，也在现实压力中守住圣洁。我们疲倦时，求祢提醒我们：祢记得每一份忍耐。



7

十一月七日

名声活着，灵魂却沉睡

经文：启示录 3:1-6

1 「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有神的七灵和七颗星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2 你要警醒，坚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，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3 所以，要记得你所领受和听见的；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贼一样来到；我几时来到你那里，你绝不会知道。4 然而，在撒狄你还有几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会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穿的。5 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去他的名；我要在我父面前，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，宣认他的名。6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』」

撒狄是一座有辉煌过去的城市。它曾以财富和坚固地势闻名，城堡建在高处，人人看来难以攻破。然而在历史上，撒狄曾因守卫松懈，两次在夜间被敌军攀上攻陷。这段城市记忆使耶稣的命令「要警醒」显得额外有力量。今天的教会也可能像这座城市一样，依靠过去的名声，自以为安全，却没有察觉属灵生命正在衰弱。

主开门见山地说：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」撒狄教会最大的危机，就在于名声与真实之间的距离。聚会可以正常，活动可以不少，历史也可以悠久；主却看见内里是否仍有警醒、悔改与真实的依靠。宗教的外壳能维持很久，生命却可能已在沉睡之中了。

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」这句主的话带来盼望。撒狄尚有「剩下」的东西可以被坚固。属灵衰弱未必等于一切结束。



只要仍愿意听见基督的声音，悔改仍有可能。教会更新常从诚实开始：停止只谈自己的优点，承认有些东西正在死去。

主说祂没有看见他们的行为，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。这里的「完全」带有完成、充足的意思。撒狄也许做了不少事，却没有把所领受的信仰活到底。开始容易，完成困难。人可以有很多属灵计划、事工口号、年度目标，却在没有掌声时失去持续。基督看重的是整体忠诚，而不只是醒目的开始。

因此主吩咐：「要记得你所领受和听见的；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」

「记得」再次出现在七封信中。基督徒的更新，常是从回到已领受的福音开始的；新奇本身没有更新生命的能力。撒狄教会需要记得起初他们怎样听见基督、怎样响应恩典，然后付诸「遵守」。听见却不遵行，久而久之会产生属灵麻木。

主又说，若不警醒，祂要像贼一样临到。这句话借用耶稣传统中的末世警告，也与撒狄曾因守望松懈而失守的历史格外贴合。正因人不知道那时刻，便更要活在准备中。警醒没有秘密时间表，只要把今天整理好。

信中仍提到，撒狄还有几名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人，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。少数忠信者提醒我们，不要因整体环境低迷，便认定忠心已是不可能之举。上帝知道名字。即使一个群体的属灵气候令人失望，个人仍可以选择保持洁净，持守信仰。

白衣在《启示录》中与洁净、得胜和天上敬拜相连。得胜者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基督要在父和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。撒狄人非常重视城市名声，主却把他们带到另一个问题：你的名字在天上如何被认识？世人的认可会迅速改变，基督的承认才是最后的荣耀。

撒狄的信息特别适合有历史、有制度、有声望的教会，同样也适合信主多年的个人。过去的经历很宝贵，却不能代替今天的生命。昨



日的祷告不能自动成为今日的祷告，曾经的热心也不能替代现在的忠诚。主在意的是，此刻是否仍有生命。

思想：

若拿掉履历与名声，只剩今天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仍是活的吗？我们仍然真实地祷告、听道、悔改、爱人，还是靠着往日的经历支撑形象？主说要「坚固那些剩下的」。我们无须在一天之内修好全部。

先找出一件仍有生命、却正在衰弱的事：祷告、读经、家庭关系或服事的初心，细心照顾它。

有历史的华人教会尤其需要听撒狄的信息。百年堂会、名校、神学院、社福机构，以及过去的复兴故事，都值得感恩；然而，今日的生命仍需由今日的祷告、悔改与服事来支撑。传统若只剩品牌与回忆，下一代很快便会感受到其中的空洞。

主啊，求祢救我们脱离靠名声生活的危险。沉睡的，求祢唤醒；衰微的，求祢扶持。愿我们在祢面前成为真实的人。



8

十一月八日
小小力量，敞开的门
经文：启示录 3:7-13

7 「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神圣、真实的，拿着戴维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：**8** 我知道你的行为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否认我的名。**9** 那属撒但会堂的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而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**10** 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受试炼。**11** 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**12** 得胜的，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，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——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和我的新名，都写在他上面。**13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』」

非拉铁非教会与士每拿教会一样，没有受到主的责备。耶稣向他们自我介绍为「那神圣、真实的，拿着戴维的钥匙」的一位。这语言取自《以赛亚书》第二十二章，原本描述掌管王室门户的权柄。基督如今拥有真正的钥匙：祂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对一群力量微小、可能遭受排斥的信徒而言，这是非常直接的安慰。

主说：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」这扇门首先指向基督以戴维的钥匙所开启的国度与上帝同在。非拉铁非的信徒或许被拒于某些宗教与社会门户之外，基督却宣告：祂所开的，没有人能关。人的排斥不能取消祂的接纳；而教会的见证也从这份稳固的归属中展开。

主又说：「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否认我的名。」这句话没有责怪他们力量小。基督衡量教会时，资源多少并不是首要标准。祂看重的是怎样使用有限的力量。非拉铁非教会没



有巨大势力，却在压力中守住主的道与主的名。这种忠心在《启示录》中就是得胜。

经文再次提到他们与地方犹太群体的冲突，语气与写给士每拿教会的信相似。阅读时，仍要避免把第一世纪的具体争议，延伸成对整个民族的敌意。信中的应许是，曾经排斥信徒的人，有一天会知道基督爱祂的教会。重点在于基督的公开承认。被人否定的群体，不需要靠仇恨证明自己；主自己会显明谁属于祂。

第 10 节说：「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受试炼。」这句话历来被纳入不同的末世时序。七封信直接的牧养重点仍是忠心与保守：非拉铁非教会已经持守忍耐，主也知道怎样在试炼中保守属祂的人。

第 11 节说：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」再次，主的再来所生出的伦理是持守，躁动与猜测都偏离这个方向。非拉铁非教会已经做得不错，现在的呼召很朴素：不要松手。很多时候，信仰的成熟乃表现在漫长日子中不放弃已经知道是对的事，无须靠惊天动地的新事来证明自己。

基督给得胜者的应许十分丰富，祂要叫他在上帝的殿中作柱子，永不再出去。非拉铁非所在区域曾受地震影响，人们可能需要离城避难；「永不再出去」的应许因此带着安稳的色彩。地上的城市会震动，上帝的居所却不再摇动。曾经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人，要成为殿中的柱子。

主还要把上帝的名、上帝城的名，就是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，以及基督的新名，都写在得胜者身上。这些「名字」宣告了新的归属：城市可能拒绝你，群体可能把你逐出，基督却把自己的名与上帝之城的名都写在你身上。信徒最深的身分，从不由任何地上机构颁发。

非拉铁非的信息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。纵使力量微小，仍可忠心；纵使人的门关了，主所开的门依然敞开。教会容易追逐更多的资源、更高的能见度，以及更强的影响力，基督从不忽略称赞一群守住祂话语的人；开门的权柄在祂手中。这也鼓励教会成为替人开门的群体。若基督接纳那些被排斥的人，教会便不应只保护自己的舒适圈；教会要在真理中给人进入、成长和服事的空间。



思想：

我们是否因「力量太小」而认定自己无法服事？时间、金钱与能力也许有限，但更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把手上的一点力量忠心交给主？当人的门向我们关上，不必焦急撞门；因为基督拿着戴维的钥匙，祂所开的国度与同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被人拒绝，不等于被祂拒绝。

香港不少堂会在移民潮之后面对着会众、同工与下一代流失的情况，留下的人容易觉得力量更小。给非拉铁非教会的安慰很贴近这种处境：主没有因教会变小而轻看不顾。小小力量若仍守住主的道，仍可以成为一扇门——服事长者，陪伴留下的家庭，也连结已移居海外的肢体。

主耶稣，祢拿着真正的钥匙。求祢保守我们，不靠人的接纳来定义自己。赐力量给我们持守已有的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等待中忍耐。



9

十一月九日

富足幻觉与门外的主

经文：启示录 3:14-22

14 「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，说：『那位阿们、诚信真实的见证者、神创造的根源这样说：**15** 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；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**16** 既然你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**17** 你说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**18** 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炼出来的金子，使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使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抹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**19** 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。所以，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**20** 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起吃饭。**21** 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**22** 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』」

老底嘉城是七城中的最后一站，也是最令人震动的一封信。这座城市富裕，以金融、羊毛纺织与医疗闻名，古代资料也常把附近地区与眼科药物联系起来。城市在地震后有能力以自身财力重建，显出强烈的自足感。耶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说：「你说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」

主自称为「阿们、诚信真实的见证者、神创造的根源」。老底嘉教会需要的第一件事是真实；这个教会的问题不只是行为差，更是自我认识完全失准。它看自己很成功，基督看见的却是深度贫乏。属灵危机最危险的阶段，往往是人已经失去感觉，甚至把疾病当作健康。

「你也不冷也不热」最直接描写了令人厌弃、失去功用的状态。有人联想到附近希拉波立的热泉与歌罗西的清凉水源；无论这是否约翰刻意的背景，经文的重点都很清楚：老底嘉自觉



富足，实际上却没有成为主所喜悦的教会。忙碌与资源，并不能代替属灵的功用。

基督用城市最熟悉的三种资源，反过来劝告他们：向祂买火炼的金子，好真正富足；买白衣穿上，好遮盖赤身；买眼药擦眼睛，好使能看见。这是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医治语言。金融中心需要真正的财富，纺织城市需要真正的衣服，擅长医疗的地方需要真正的眼药。人最自豪的地方，也可能最需要主的救治。

「向我买」当然不是用金钱购买恩典。这句话与先知传统中邀请人白白领受上帝供应的语言相近。它要老底嘉承认自己缺乏，放下自足。属灵更新的第一步往往很简单，同时也很困难：承认「我需要」。只要人仍坚持自己一样都不缺，就不会真正寻求医治。

接着主说：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。所以，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」严厉的话由爱包围。基督对老底嘉的揭露，是出于祂对这个教会仍未止息的爱，而不是为了带来羞辱。被主责备有时反倒是恩典；真正危险的状态，是人再也听不进任何提醒。

著名的一句话：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」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。这句话的原初对象是教会。叩门者是归来的家主，在召仆人警醒开门，也邀请他们同席。令人不安的是，当聚会、制度与活动仍可照常运作，主却被留在门外。然而，祂仍然叩门；这是警告，也是恩典。

在古代世界，「同坐」代表关系、接纳与共享生命，也遥指羔羊的婚宴。耶稣召老底嘉恢复与祂的团契。信仰一旦失去这份相交，就很快只剩下自我运作；「悔改」，就是听见家主的声音时立即开门，回到祂的桌前。

最后，得胜者要与基督同坐宝座，如同基督得胜后与父同坐宝座。这是七封信中最高峰的应许之一。老底嘉自以为已拥有地上的富足与地位，主却把真正的王权放在他们面前。道路从承认贫穷开始，终点却是与基督一同坐席，同享国度。

思想：

我们容易在哪一方面说「我们一样都不缺」？学识、经验、资源、服事能力，甚至多年的信仰资历，都可能筑起自足的围



墙。今天求主指出我们一处真实的贫乏。想象主正站在门外叩门。我们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个房间仍向祂关闭？也许是金钱、时间、情绪、关系，或一个不肯松手的计划。若有人带来令人不舒服的提醒，先别反驳。安静问主：其中是否有祢的叩门声？

华人中产生活很容易把「自足」包装成「成熟」：有房产、有学历、有专业、有保险、有移民选项，似乎便可以掌握未来。这些安排有其价值，却无法代替与基督同席。这封写给老底嘉的信提醒我们，自己拥有的资源越多，越需要诚实承认自己的贫乏。

主耶稣，感谢祢仍然叩门。求祢医治我们的自欺，赐下真实的眼光。我们渴望与祢同席；外表的富足，不能代替相交。



10

十一月十日
宝座仍在中央
经文：启示录 4:1-11

1 这些事以后，我观看，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。我头一次听见的那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：「你上这里来，我要把此后必须发生的事指示你。」**2**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**3** 那坐着的，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；又有彩虹围着宝座，光彩好像绿宝石。**4**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座位，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**5** 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。在宝座前点着七支火炬，就是神的七灵。**6** 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。宝座的周围，四边有四个活物，遍体前后都长满了眼睛。**7**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的脸像人脸，第四个像飞鹰。**8** 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：「圣哉！圣哉！圣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！」**9**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**10** 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说：**11** 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。」

七封信之后，异象忽然向天上打开。约翰看见一扇敞开的门，听见像号角的声音，随即「被圣灵感动」，被带到宝座前。第四章要改变读者观看世界的角度。当地上的七城各有权力、宣传与压力，天上的异象先让教会看见：中央有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「宝座」是本章最重要的词汇之一，而在整卷《启示录》中更反复出现。当时的罗马世界充满王权象征，皇帝被尊为世界秩序的中心；约翰却以天上的宝座重新安排政治想象。真正的中心不在罗马。上帝的主权先于所有地上政权，也高于它们。这也要求教会正视政治现实；只是若没有先看见天上的宝座，地上的声势便很容易令人陷入害怕或迷惑之中。



约翰没有直接描绘上帝的形貌，只以宝石般的光彩、彩虹和环绕的荣耀来表达。这种节制承接了旧约对上帝超越性的敬畏；上帝可以被认识，却不能被人掌握。此外，「彩虹」令人想起挪亚之约；在审判意象尚未大量展开以前，宝座周围已有盟约与信实的记号。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。关于他们的身分，历来有不同的理解；然而，经文更清楚呈现的是他们在异象中的角色：穿白衣，戴冠冕，俯伏敬拜，并把冠冕放在上帝面前。身分细节可以保留谦卑，敬拜的动作却十分清楚。

冠冕被放在宝座前，这是很有力量的政治神学。长老确实拥有尊荣，却知道这份尊荣从何而来。所有被造的权柄，在创造主面前都只能是受托者。人一旦把自己的冠冕抓紧，便容易把恩赐变成所有权，把职分变成身分崇拜。天上的敬拜却反复做一件事：把荣耀归还给源头。

四个活物带着《以西结书》与《以赛亚书》中的「神显现」意象。狮、牛、人、鹰般的形象，有人把它们理解为受造界的代表。它们遍体长满眼睛，昼夜不停地称颂：「圣哉！圣哉！圣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！」敬拜首先宣告上帝是谁。当世界用无数声音告诉人「甚么最重要」，敬拜让我们重新校正价值次序。

本章另一个核心是「创造」。长老称颂上帝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，因为祂创造了万物，万物因祂的旨意而存在。《启示录》的神学，深深以创造主为中心。若上帝是创造主，世界就不属于帝国、企业、强人或市场；受造界也不是可以任意掠夺的资源。创造信仰本身就带有对偶像权力的批判。

宝座前，有一个像水晶般的玻璃海。古代与旧约传统中，海常带着混沌与威胁的联想；在上帝面前，海却平静如玻璃。后来兽要从海中上来，但本章先让读者知道，海已在宝座前。邪恶尚未消失，却从来没有与上帝形成势均力敌的二元对抗。

天上敬拜的场景常出现在全卷书的重要转折处，如同一段神学评论，帮助读者理解接下来的事件。在印、号、碗带来震动之前，先有敬拜。这个次序很重要。教会若只读灾难，很容易恐慌；约翰先把人安置在宝座前。审判与历史冲突，都要在「上帝仍掌权」的框架中阅读。



思想：

今天，有哪些事情坐上了我们心中的「宝座」？难题、工作、某个人或政治事件，都可能大得遮住了上帝。第四章邀请我们抬头，重新看清它的位置。我们也可学习长老，把自己的「冠冕」放下。最近，是否有一项成就、身分或能力被抓得太紧？为它向上帝感恩，就是承认它不属于自己；这样，我们便能松开手，把它当作上帝的托付来持守。焦虑涌来时，先以一句敬拜截住最坏的想法：「主啊，祢仍在宝座上。」

我们也要当心，别让新闻成为另一个宝座。政策变动、战争、选举、经济下行、楼市、移民等种种消息，都可以整日占据我们的心思。关心公共世界是我们的责任，然而若把盼望完全绑在某一个结果上，我们的心便失去自由。敬拜把我们带回更深的现实，我们可以关心，可以参与，可以哀哭，同时也可以拒绝把任何政治结果当作救主。

圣哉、圣哉、圣哉，全能的主！世界仿佛失控时，求祢提醒我们，宝座没有空着；我们自以为重要时，求祢提醒我们，一切都从祢而来。



11

十一月十一日

狮子原来是被杀的羔羊

经文：启示录 5:1-14

1 我看见坐在宝座那位的右手中持有书卷，正反面都写着字，用七个印密封着。2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：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个印呢？」3 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人能展开、能阅览那书卷。4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、阅览那书卷，我就大哭。5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戴维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个印。」6 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，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，像被杀的，有七个角七只眼睛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7 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。8 他一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；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9 他们唱新歌，说：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它的七印；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人来，使他们归于神，10 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，归于我们的神；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。」11 我又观看，我听见宝座和活物及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；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12 大声说：「被杀的羔羊配得权能、丰富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」13 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说：「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，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！」14 四活物就说：「阿们！」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

第五章延续天上的宝座异象。约翰看见坐宝座者右手拿着书卷，内外都写着字，用七个印封严。古代书卷若被封印，除了意味着内容



尚未公开，也象征着权柄与合法性。这卷书在《启示录》中承载着上帝对历史的旨意。然而，实际的问题是：谁「配」展开它？单凭力量最大，并不足以取得这份资格。因为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都找不到合格者，约翰就大哭了。

这哭声很有份量。若没有一位配得展开书卷，历史的苦难似乎就永远没有答案，殉道者的血无法得着伸冤，邪恶也没有终局。这时，一位长老安慰约翰，说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戴维的根，他已得胜」；「狮子」与「戴维的根」唤起人对弥赛亚王权与胜利的期待，读者也准备看见一位强大的征服者。

然而约翰「看见」的，竟是一只像被杀过的羔羊。这是全卷书最重要的转折之一：他听见狮子，却看见羔羊。弥赛亚确实得胜，但祂的得胜方式乃是由十字架定义。戴维的王权在基督身上，以牺牲、忠信与复活得到完成。

羔羊虽「像被杀过」，却站立着。伤痕没有被抹去，死亡却已被穿越。基督复活后，仍以被杀者的身分被认出。十字架没有成为升高后需要忘掉的羞辱，反而成为祂王权的永恒记号。这也提醒教会，天上的荣耀不会把地上的忠信苦难宣告为徒然。

羔羊有七角七眼。「角」象征能力，「七」带着完全的意味；「七眼」被解释为上帝的「七灵」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这是一个奇异却充满神学力量的形象：被杀的羔羊同时拥有完全的能力与完全的洞察。祂的能力在舍己中显出真正的权柄，远超人以强硬来否定脆弱的想象。

当羔羊从坐宝座者的手中接过书卷，天上的敬拜立刻扩大。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都俯伏敬拜，唱着「新歌」，宣告羔羊配得，因为祂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于上帝，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。救赎具有普世的幅度；羔羊



建立的群体跨越族群与语言，也承接了第一章「国度与祭司」的身分。

这段敬拜在罗马帝国的处境下，带有鲜明的对照。帝国用征服建立秩序，皇帝透过军事与政治权力得到称颂；羔羊则因被杀而被宣告配得。第四至五章的敬拜把荣耀先归给创造主，然后扩展到羔羊，形成对地上皇帝崇拜的根本挑战。谁真正配得全地敬拜？答案指向为人舍命的羔羊；而掌握暴力的人并没有因此取得配受敬拜的资格。

敬拜的圆圈不断扩大，从活物、长老，到千千万万的天使，最后连在天地间和海上一切受造物，都向坐宝座者和羔羊颂赞。第五章为全卷书的终局提供一幅预演。现在世界仍有抵抗与偶像，但创造最终要归向真正的敬拜。

教会因此得到一个关于「如何得胜」的标准。后来第十二章说，圣徒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龙，甚至不爱惜性命。基督徒的见证沿着羔羊道路展开。这并不排斥公共责任或对不义说真话，却拒绝用邪恶的方式追求上帝的目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约翰没有看见羔羊把伤口藏起来。祂站立，却仍「像是被杀过」。在上帝的国度中，伤痕可以被救赎，却不必被否认。受过伤的人不需要假装甚么都没有发生；复活的盼望能把伤痕带进新的意义中。

思想：

我们期待的「得胜」是甚么？如果只想到压倒对手、证明自己、掌握局面，我们便仍在借用帝国的语言。再看羔羊；祂的伤痕，也是祂的荣耀。我们是否愿意以忠信、忍耐与舍己处理冲突？这条路并不软弱；羔羊有七角，祂的能力在十字架上显明。试着把对未来的



焦虑放到书卷前。我们虽不知道每一页如何展开，但深知书卷在羔羊手中。

在政治争议、教会冲突与网络论战中，华人信徒也许会把「赢」理解为压倒对方、证明自己正确，甚至使另一方失去声音。然而，第五章把羔羊放在中心——基督的得胜带着伤痕、忠信与舍己，跟随祂的人也要学习用这种力量去说话与行动。

主耶稣，祢配得。求祢重写我们对成功的理解，保守我们不靠伤害别人来证明自己。愿我们的言语与选择，都带着羔羊的样式。



12

十一月十二日
 当世界震动，谁能站立？
 经文：启示录 6:1-17

1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个印中第一个印的时候，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，声音如雷，说：「你来！」2 我就观看，看见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。他出来征服，胜而又胜。

3 羔羊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：「你来！」4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色的；有权柄赐给了那骑马的，要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；他又接受了一把大刀。

5 羔羊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「你来！」我就观看，看见一匹黑马；骑在马上，手里拿着天平。6 我听见在四个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「一个银币买一升麦子，一个银币买三升大麦；油和酒不可糟蹋。」

7 羔羊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「你来！」8 我就观看，看见一匹灰色马；骑在马上，名字叫作「死」，阴间也随着他；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，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

9 羔羊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曾为神的道，并为作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，10 大声喊着说：「神圣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，要到几时呢？」11 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各人；又有话吩咐他们还要歇息片刻，等到与他们同作仆人的，和他们的弟兄，像他们一样被杀的人的数目凑足的时候。

12 羔羊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地大震动，太阳变黑像粗麻布，整个月亮变红像血，13 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14 天就裂开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；山岭海岛都被移动离开原位。15 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，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16 向山和岩石说：「倒在我们身上吧！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坐宝座者的脸面和羔羊的愤怒；17 因为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」



羔羊开始揭开书卷的印。前四个印出现著名的四骑士：白、红、黑、灰马，这四匹马依次奔出。历史上，人们常把它们直接对应某些现代战争、政权或人物；然而，文本本身更像是把反复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征服、战争、饥荒与死亡，浓缩成四幅图画。它们揭露了一个受罪恶与暴力所支配的世界，不能被缩成新闻密码。

第一匹白马的解释最具争议。有人把骑士理解为基督或福音，也有人按四骑士整体的负面序列，理解为征服与帝国扩张。若从后三骑士明确带来战争、饥荒与死亡的结构看，把第一骑士视为征服的力量则较为自然。「弓」与「冠冕」描绘扩张的权力，它「胜了又要胜」。这种胜利语言也刻意与羔羊的得胜形成对照：世界的征服造成死亡，羔羊的得胜则从被杀中带来生命。

第二匹红马夺去地上的和平，使人彼此相杀。约翰没有把帝国所宣称的和平浪漫化。罗马常以「罗马和平」自我赞颂，但和平若建立在征服与威吓之上，其深处则仍埋藏着暴力。

第三匹黑马带来粮价暴涨，一天的工资只够买极少的基本粮食，而油和酒似乎仍被保留。这幅图像也可能暗示着危机中的经济不平等：穷人为基本食物挣扎，某些较高价的商品仍然存在。

第四匹灰马的骑士名叫「死」，阴间跟随他。「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」，带出旧约的审判语言。四骑士共同说明，罪恶世界的秩序会产生死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的权柄仍是被「赐给」的，而且范围是有限的。启示录没有把邪恶描绘成与上帝同等的力量；即使历史上出现可怕的灾难，宝座仍然存在。

第五个印把镜头从地上的灾难转到祭坛下面。殉道者因上帝的道和所作的见证而被杀，他们呼喊：「要到几时呢？」这是圣经中非常诚实的祷告。信仰没有要求受害者假装痛苦不重要，也没有禁止人向上帝追问公义何时来到。诗篇和先知书都保存这类呼喊。真实的信心，有时会把「要到几时」的呼喊带到上帝面前，而无须把自己压成安静无声。

殉道者各人得到白袍，并被告知还要歇息片刻，直到同作仆人的数目凑足为止。上帝先给予他们身分与安慰，历史则仍要再走一段。

「白袍」正是他们在上帝面前被认可的宣告。人间法庭也许判他们有罪，天上却已经为他们平反。尽管等待仍然存在，但这等待已不再是没有意义的空白。



第六个印揭开时，出现了宇宙性的震动：地震、日月变色、星辰坠落、天空挪移、山岭海岛震动。这些图像大量承接了旧约「耶和華的日子」的先知语言，用整个宇宙的颤动来表达上帝审判的彻底性。读者若把每个符号都强行转成现代天文事件，便容易错过它的修辞力量：当创造主临到，所有人以为牢不可破的秩序都站不住。无论是君王、将领、富户，还是奴隶、自由人，每个阶层都躲避宝座与羔羊的愤怒。这里出现一个震撼的反转：「羔羊的愤怒」。那位被杀的羔羊也是审判者，祂的温柔不等于对邪恶冷漠。正因祂为受害者流血，祂也要对摧毁生命的权势说最后的「不」。爱若对邪恶永远没有审判，就无法真正保护受害者。

本章以一个问题结束：「因为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」答案没有立刻揭晓，因为第七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响应。这是《启示录》常用的叙事方式：先让危机达到高峰，再插入一幅保守与盼望的异象。读者被邀请带着问题进入下一章。

思想：

面对战争、经济不安、疾病或死亡消息，我们是否只剩恐惧？第六章直面世界的破碎，并宣告这些力量都有界线，终要面对上帝。我们可以学习殉道者的祷告；面对长久不公，无须假装已完全放下，而是可以呼喊：「主啊，要到几时呢？」然后把审判权交回祂手中。面对苦难，不必急着替上帝解释一切。先为一个具体受苦的人留下名字与时间。盼望穿过眼泪，仍向上帝呼求；真正的盼望不催促人跳过悲伤。

中国、香港与海外华人都熟悉不确定感：经济压力、家庭分隔、移民适应，乃至战争消息与地缘紧张，无不渗入饭桌和睡眠。第六章容许我们问「要到几时」，并把恐惧带到那位终必施行公义的上帝面前。信仰足以承载真实的焦虑，并能在震动中守住盼望。

主啊，世界震动时，求祢保守我们，不把盼望交给短暂的权势。求祢纪念受苦的人，伸张公义；求祢以那白袍般的安慰，扶住等候的人。



13

十一月十三日

额上的印记与被擦去的眼泪

经文：启示录 7:1-17

1 此后，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使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各种树上。2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。他向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，3 说：「你们不可伤害地、海和树林，等我们在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上盖了印。」4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；5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；吕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迦得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6 亚设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玛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7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以萨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8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；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。

9 此后，我观看，看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计算，是从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语言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10 大声喊着说：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！」11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，以及四个活物的周围，俯伏在宝座前，敬拜神，12 说：「阿们！颂赞、荣耀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权能、力量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！」

13 长老中有一位回应我说：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」14 我对他说：「我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」他向我说：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。15 所以，他们在神宝座前，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；那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16 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；太阳必不伤害他们，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，17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」

第六章以「谁能站得住呢」结束，第七章立即回答。四位天使暂时拦住地上的风，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带着永生上帝的印，要先在上帝仆人的额上盖印。这个「印」象征归属与保护，与



后来兽的印记形成对照。《启示录》的冲突常围绕「谁的名字写在你身上」：人究竟属于上帝与羔羊，还是属于兽的秩序。

被盖印的数目是十四万四千，由十二个一万二千组成，带着上帝子民完整性的象征意味。有人按字面理解为末世以色列余民，也有人视为整个上帝子民的象征。无论采取哪一种理解，经文的安慰都在这里：上帝知道属祂的人，一个也没有遗漏。

接着，约翰「观看」，看见没有人能计算的大群人，来自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语言。第五章「听见狮子、看见羔羊」的叙事手法，能帮助我们理解第七章也可能存在相似的关系：约翰听见十四万四千的数目，然后看见跨越万族的大群人。若这两幅图像彼此诠释，那么被数点的上帝子民，在视觉上所呈现的，便是无法数算的普世群体。

这群人身穿白袍，手拿棕树枝，站在宝座与羔羊面前，大声把救恩归给上帝和羔羊。在地上看来，圣徒可能被追赶、被排斥；从天上的角度看，他们却被放在真正的权力中心。这也是《启示录》一再做的工作：改变读者观看自己的方式。教会若只看地上的地位，便容易觉得自己弱小；若从宝座看，忠心者已经属于最终敬拜的群体。

一位长老问约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，然后自己回答：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。这是一个刻意的悖论——血通常把衣服染红，羔羊的血却将其洗白。象征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救赎与洁净的真义：他们的身分并不是建基于自己的无瑕，而是羔羊的牺牲。

「大患难」一词，历来有不同的理解：有人认为是专指末世的某一时期，也有人看作是教会在整个见证历程中所经历的苦难。这段经文先给受苦者一个更直接的安慰：患难并没有把上帝的子民与祂隔绝；他们最后站在上帝宝座前。他们昼夜在殿中事奉上帝；上帝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他们不再饥，不再渴；太阳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。这些应许与旧约中的旷野、出埃及和先知盼望相连。地上的种种匮乏，都从天上的供应得到回答。对可能因信仰而失去经济保障的读者而言，这些话语显得尤其有重量。

最美的一句是：「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」羔羊成为牧者，这形成一个意味



深长的反转。羔羊本来是被牧养的形象，如今却成为牧者。祂能带领受苦者，正因祂自己曾走过被杀的道路。

「擦去眼泪」不是叫人今天停止哭泣。上帝的终末安慰，是承认眼泪曾经真实存在，并由亲自处理。直到第二十一章，这个应许会再次出现。基督教的盼望，是相信上帝会亲自终结痛苦的权势，并保存每一滴曾经为忠心、失丧与不义所流下的眼泪；痛苦从未被解释成无所谓。

思想：

我们最深的身分记号是甚么？工作职称、家庭角色、护照与学历都很真实；但更深的归属，乃是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。若我们正在流泪，不必匆忙擦干；请回想那幕终局的图画：上帝亲手擦去眼泪。今天尚未完成，但方向已经确定。若有人在我们面前流泪，先别急着给予答案；请用陪伴、聆听与供应，预尝上帝擦泪的温柔。若流泪的是我们，也容许自己被牧养；坚强，从来不是信心的证明。

对移居海外的香港与中国信徒而言，护照、居留身分、语言口音与政治记忆都很真实，且容易成为彼此判断的记号。有人因获得新身分而感到安全，也有人因失去熟悉的城市、工作与关系而长久哀伤。额上的印提醒我们，那份最深的归属该先于护照，且比任何地域身分都更为长久。

羔羊也是牧者。主耶稣，求祢领我们到生命水旁。疲倦时，赐予下一步的力量；看不见位置时，给予提醒：我们是属于那无人能数的群体。



14

十一月十四日

沉默、香坛与警号

经文：启示录 8:1-9:21

8:1 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。**2**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枝号赐给他们。

3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；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**4**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**5** 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；就有雷轰、响声、闪电、地震。

6 拿着七枝号筒的七位天使预备好要吹号。

7 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冰雹和火搀着血扔在地上；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掉了。

8 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像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；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**9** 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毁坏了三分之一。

10 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坠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**11** 这星名叫「苦艾」；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苦艾，许多人因水变苦而死了。

12 第四位天使吹号，太阳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变黑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

13 我观看，听见一只在空中飞的鹰大声说：「祸哉！祸哉！祸哉！地上的居民哪，其余的三位天使快要吹号了！」

9:1 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颗星从天上坠落到地上；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它。**2** 它开了无底坑，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；太阳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**3**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权柄赐给牠们，好像地上的蝎子有权柄一样。**4** 牠们奉命不可伤害地上的草、各样绿色植物和各种树木，惟独可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；**5** 但是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可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；这痛苦就像人被蝎子螫了的痛苦一样。**6** 在那些日子，人求死，却死不了；想死，死却避开他们。



7 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上阵的战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**8**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；**9** 牠们胸前有甲，好像铁甲；又有翅膀的响声，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**10** 牠们有尾巴像蝎子，长着毒刺，尾巴上的毒刺有能力伤害人五个月。**11** 牠们有无底坑的使者作牠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腊话名叫亚玻伦。

12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；看哪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

13 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发出来，**14**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，说：「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」**15**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；他们原是预备好，在特定的年、月、日、时，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。**16** 骑兵有二亿；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**17**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：骑马的穿著火红、紫玛瑙及硫磺色的胸甲；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，有火、有烟、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喷出来。**18** 从马的口中所喷出来的火、烟和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。**19** 马的能力在于牠们的口和尾巴；牠们的尾巴像蛇，有头，用头来伤害人。

20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仍旧不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，用金、银、铜、木、石所造的偶像。**21** 他们也不为自己所犯的那些凶杀、邪术、淫乱、偷窃的事悔改。

第七个印揭开时，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。前几章满是雷声、赞美和呼喊，此时突然的沉默反而更有力量。这令人想起上帝临到审判前的肃静，也像全宇宙屏息等待。审判不是供人兴奋观看的奇观；面对罪与死亡，圣洁首先唤起的是敬畏。

七位天使得到七枝号。号声在圣经传统中可用于召集、战争、神的显现和警告。吹号之前，另有一位天使站在香坛旁，把众圣徒的祷告与香一同献在上帝面前。接着，坛上的火被倒在地上，引出雷轰、闪电与地震。这个次序极具牧养意义：地上的祷告并没有消失在空气中，它进入了天上的敬拜，并与上帝对世界的公义行动相联。

前四枝号带来地、海、江河与天体受损，并反复出现「三分之一」。与七碗的全面性相比，号灾仍具有局部、有限的特征。它们像警报，宣告受造界正在承受罪恶秩序的后果，同时也给人悔改的



间。这些图像大量借用了出埃及灾祸、先知审判与耶和華日子的语言，读者首先应在圣经的象征世界中理解它们。

第一枝号有冰雹与火；第二枝号像燃烧的大山落入海中；第三枝号有名叫「苦艾」的星坠落，使水变苦；第四枝号使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昏暗。若把每一个画面直接转成现代武器或环境事件，很容易把经文缩小。约翰的图像更广：当人类与创造主对立，整个受造秩序都被牵连；没有一个帝国能永远把环境、经济与生命，当作取之不尽的资源。

接着，空中的飞鹰宣告了三个「祸哉」，预报后三枝号的焦点将更直接落在人身上。第五枝号描写深渊打开了，有烟遮蔽天空，有蝗虫般的怪物出现。牠们混合战马、蝎子、人的脸、女人的头发、狮子的牙等形象，形成令人不安的怪兽图像。这是启示文学的特性——用象征把邪恶的可怕与扭曲具体化。然而，牠们受制于界线：不仅不能伤害有上帝印记的人，折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。

深渊之王名叫亚巴顿或亚玻伦，意思与毁灭相关。邪恶的真正性格在名称中被揭开：它所带来的终点是毁灭。这与羔羊的道路形成强烈对比。兽的权势也许耀眼、可畏，最终却消耗、吞吃、毁坏生命。

第六枝号释放了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力量，因而出现庞大骑兵与死亡意象。对罗马世界的读者而言，幼发拉底河也许会唤起帝国东部边界与帕提亚威胁的联想。约翰把当代的恐惧纳入更宏大的末世图景中，藉此指出人所倚靠的安全秩序，其实十分脆弱。

第九章最后令人震惊之处，不只是灾难本身，而是其余的人仍不悔改。经文列出他们手所做的偶像，以及凶杀、邪术、淫乱和偷窃的事。号灾具有警告功能，可是人仍抓住偶像。这揭露了罪的深度：苦难本身不会自动令人悔改。若人的心不转向上帝，人在危机中可以反倒更紧抓自己的偶像。

因此，第八至九章以警号唤醒读者：满足对灾难的好奇远非其焦点。审判尚有限制，祷告仍在上帝面前，悔改的机会也仍然存在。读者真正需要问的是：「号声若在今天响起，我有甚么需要悔改？」至于「这一号是否已经发生」，实不宜成为唯一的焦点。



思想：

祷告若良久未见结果，我们是否便觉得无用？香坛的异象提醒我们：忠心的祈祷已达到上帝面前。时间与方式属祂，没有一句呼求会失落。在危机来临时，我们会更靠近上帝，还是更抓紧控制、金钱、怒气或其他偶像？警号仍在响，正是因为终局尚未来到。上帝对我们的祷告仿佛沉默时，请别急着判定祷告没有被听见。把长久的祈求再次放到香坛前吧！若已知道自己该悔改甚么，今天就回转吧！不要把拖延养成习惯。

有些华人教会长期为城市、国家、家人与教会的前途祈祷，答案却似乎迟迟未到。然而，第八章把这些无人看见的祈祷，放在天上的香坛前。祈祷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公共见证，拦阻我们被愤怒吞没，教我们在等待中仍为掌权者、受苦者与彼此不同的人守望。

主啊，求祢赐给我们敬畏的心。世界喧闹时，教我们冷静；警号响起时，催促我们悔改；祷告久候回应时，提醒我们：香已升到祢的面前。



15

十一月十五日

把书卷吃下去

经文：启示录 10:1-11

1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彩虹，脸面像太阳，两脚像火柱。**2**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。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**3** 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个雷发出声音。**4** 七个雷发声后，我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「七个雷所说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写出来。」**5**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，**6** 指着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、直活到永远远的那位起誓，说：「不再有时日了。」**7** 但在第七位天使要吹号的日子，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，正如神向他仆人众先知所宣告的。

8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：「你去，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过来。」**9**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，对他说，请他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：「你拿去，把它吃光。它会使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会甘甜如蜜。」**10** 于是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把它吃光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甘甜如蜜，吃了以后，我肚子觉得发苦。**11** 天使们对我说：「你必须指着许多民族、邦国、语言、君王再说预言。」

在第六枝号与第七枝号之间，再次出现插曲。约翰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身披云彩，头上戴虹，脸如日头，脚像火柱；一脚踏海，一脚踏地，带出信息的普世幅度。天使手中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与第五章的书卷彼此呼应，叙事也由观看审判转入教会的先知使命。

七雷发声时，约翰正要把话写下来，却被吩咐要封住。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界线。《启示录》揭开许多奥秘，却也明确留下未被公开的部分。上帝没有把所有细节交给教会。成熟的阅读，既知道何处可以说，也知道何处应当安静；对未知过度自信，往往已走在经文的前面了。



天使向永活的创造主起誓说：「不再有时日了。」（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「不再耽误了。」）当第七位天使即将吹号，上帝向众先知所宣告的奥秘就要完成。这首先是给予受苦教会的盼望：历史并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。第五个印那句「要到几时」的呼喊，就在这里开始得到回答。

接着，约翰被吩咐拿过书卷并吃下。这一幕明显承接《以西结书》第二至三章，当时先知也曾吃下书卷，然后向百姓宣告上帝的话。先知不能只站在外面分析信息；他要把上帝的话吃进体内。换言之，书卷要先成为他的一部分，才从他口中成为见证。

书卷在口中甜如蜜，吃下后肚子却发苦。上帝的话之所以甜，是因为它揭示了祂的信实、国度与救恩；然而，同一信息也是苦的，因为它包含审判、苦难与见证的代价。真正的先知事奉很少只有甜。若一个人只享受解经的兴奋，却不愿承受真理进入生命后的刺痛，那么他仍只是站在书卷外面。

展开的书卷揭示：羔羊的得胜如何透过跟随祂之人的见证进入世界。羔羊已经得胜，教会的角色则是沿着祂的道路作见证。第十章因此成为使命的转折，而不应只被视为末世信息的中场休息。读者从观看审判，被带回「你要说甚么？你要怎样活？」的叩问中。

最后，约翰接到一个命令：「你必须指着许多民族、邦国、语言、君王再说预言。」这与全卷书的普世视野一致。上帝的话不只针对教会内部，也要面向万民与权力中心。先知的信息既安慰受压者，也向君王说真话。教会若只在安全空间里谈信仰，便削弱了见证的公共性。

「再说预言」也意味着使命尚未结束。第六枝号吹响后，世界仍未普遍悔改，但上帝并没有立刻放弃人类。祂再次差遣见证。审判与宣教在《启示录》中彼此交织，其中一个目的仍是呼召人转向创造主。第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，将会进一步演绎出这份使命。

思想：

我们今天读经，是在研究一本书，还是在吃下上帝的话？试着选一句慢慢咀嚼，直到这句话进入今日的处境。是否有某段话



带着苦味（因它要求我们悔改、饶恕、等待或放下控制）？请不要跳过。苦味，有时正是医治的开端。读完后，用一句自己的话写下：「这段经文要我今天怎样活？」每读完一段经文，都问两件事：哪一句是甜的，催促感谢？哪一句是苦的，催促悔改或承担？千万不要偏食。

把书卷吃下去，也要求我们容许圣经挑战自己的政治直觉、民族情感、消费习惯和教会立场。华人基督徒很容易只寻找那些支持原有判断的经文。先知性的阅读能让上帝的话先审视我们，再由我们向世界说话；这份苦味能保守见证，不沦为替自己阵营背书。

主啊，求祢赐我们先知的心。愿祢的话先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再从我们的口中出来。保守我们不拿真理来炫耀知识；愿我们的生命本身能成为见证。



16

十一月十六日

见证者倒下，国度仍然来临

经文：启示录 11:1-19

1 有一根芦苇，像丈量的杖，赐给我；且有话说：「起来！将神的殿和祭坛，以及在殿中礼拜的人，都量一量。2 只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，因为这是要给外邦人的；他们将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。3 「我要赐权柄给我那两个见证人，穿着粗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。」4 他们就是那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。5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喷出来，烧灭仇敌；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须这样被杀。6 这二人有权柄关闭天空，使他们说预言的日子不下雨；又有权柄使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大地。7 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8 他们的尸首将倒在大城的街道上；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9 从各民族、支派、语言、邦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人把尸首安放在坟墓里。10 住在地上的人会因他们而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11 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；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惧怕。12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：「上这里来。」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13 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倒塌了十分之一；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14 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；看哪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15 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「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。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！」16 在神面前，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都俯伏在地上敬拜神，17 说：「今在昔在的主—全能的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！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18 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临到了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；你的仆从先知、众圣徒及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；你毁灭那些毁灭大地者的时候也到了。」19 于是，神天上的圣所开了，在他圣所中，他的约柜出现了；随后有闪电、响声、雷轰、地震、大冰雹。



第十一章延续第十章「你必须再说预言」的使命。约翰得到一根量度用的杖；他要量上帝的殿、祭坛和其中敬拜的人，却不用量外院。在先知传统中，量度可以象征分别、保守或审判。在这里，最重要的是宣告上帝知道谁属于祂；计算建筑尺寸，不能取代这个重心。即使圣城受到践踏，敬拜群体仍在祂的关注之中。

「四十二个月」、「一千二百六十天」、「三年半」等时间形式，在《但以理书》和后来的启示文学中，常象征一段有限的压迫期。数字把苦难置于界线之内。逼迫可能猛烈，却不是无期限。这个观念与士每拿的「十日患难」，以及第五个印的「再安息片时」彼此呼应。上帝没有否认苦难，但祂宣告苦难会有终点。

两位见证人穿着麻衣说预言，他们被称为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，这明显承接了《撒迦利亚书》第四章的意象，又带着摩西与伊莱贾的先知形象。解经史上对这二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，但由于「灯台」在第一章中已代表教会，所以本段至少清楚地把他们塑造成上帝子民在世界中作见证的形象。

两位见证人的力量，并非用来建立自己的帝国。他们的工作是说预言，宣告上帝的真理。叙事最后甚至容许兽从无底坑上来，攻击、胜过并杀害他们。这个「胜过」很讽刺。从地上的眼光来看，兽似乎赢了；然而从《启示录》的羔羊神学来看，被杀的忠信见证者正沿着基督的道路前行。第五章已经教读者重新理解胜利，而本章则把这个原则放进教会使命。

他们的尸首倒在「大城」的街上；大城象征性地叫所多玛和埃及，也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。不同城市的名字被迭加，形成一幅神学地图：所多玛代表败坏，埃及代表奴役，耶路撒冷则唤起拒绝先知与钉死主的历史。约翰藉由多重城市的意象，描绘出一个抵挡上帝见证的世界秩序；地理定位，只是其表层而已。

地上的人因两位先知的死亡而欢喜，彼此送礼，因为他们的信息曾使人不安。真正的先知话语，常会扰乱人的自我安慰。世界喜欢宗教提供祝福，却不一定欢迎宗教揭露偶像与不义。然而，欢庆只维持短暂的时间。上帝的生命气息进入见证人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随后升到天上。故事重演了基督的模式：见证、受害、平反、升高。



随后地震临到，城的一部分倒塌，其余的人都很恐惧，便把荣耀归给天上的上帝。这与前面那些在号灾后仍不悔改的人形成一点差异；见证人的受死与复起，带出了某种承认上帝的反应。因此，教会参与上帝国度的方式，便集中在忠信见证，甚至包括受苦的见证。羔羊的胜利，透过跟随祂的人让世界看见。

第七位天使吹号时，天上大声宣告：「世上的国已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。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！」这是全章的高峰。地上刚刚看见兽杀死见证人，天上却宣告国度属于上帝和基督。这两个场景同时存在，而教会要学会用天上的宣告来解读地上的新闻。二十四位长老俯伏敬拜，称颂全能者开始掌权，并提到审判、赏赐仆人和「毁灭那些毁灭大地者」。这句话带有深刻的创造伦理。上帝的审判不只是宗教性的，也针对摧毁受造界与生命的力量。最后，天上的殿打开了，约柜显现了。约柜代表上帝的约与同在，为接下来第十二章的新异象提供背景：即使龙发怒，上帝的约仍在。

思想：

我们是否把「有果效」当作忠心的唯一证明？两位见证人曾倒下，看似全然失败；然而，天上的视角把他们写进国度得胜的故事中。今天若有真话应当说，求主赐温柔与勇气。见证无须故意惹人厌，也不为自己争面子；它把上帝的真实带进处境。若我们在一件被误解的事上耗尽力气，就试着去分辨：哪些需要澄清，哪些可交给主。忠心作见证，是我们的责任；最后的平反，交在祂手中。

当公共表达空间收窄，或群体气氛高度对立时，见证不等于声音最大。它也可能是拒绝转发未查证的消息，在众人沉默时保护被欺负的人，在压力下仍诚实地工作，或在不同立场的人面前保留人的尊严。先知性的见证有勇气，也有羔羊的语气。

主啊，当我们只看见兽仿佛得胜，求祢叫我们听见第七枝号的宣告：「世上的国终必归祢。」愿我们忠心见证，不以短期结果去衡量一切。



17

十一月十七日

龙的愤怒与羔羊的得胜

经文：启示录 12:1-17

1 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兆头：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；2 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阵痛中疼痛地喊叫。3 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兆头：有一条大红龙，有七个头十个角；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。4 牠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把它们摔在地上。然后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5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；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。6 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在那里被供养一千二百六十天。7 天上发生了争战。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作战，龙同牠的使者也起来应战，8 牠们都打败了，天上再也没有牠们的地方。9 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；牠被摔在地上，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10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：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个在我们神面前、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11 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，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虽然至于死，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。12 所以，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！只是地和海有祸了！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」13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迫害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14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让她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，躲避那蛇。她在那里受供养一载二载半载。15 蛇在妇人背后，从口中喷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冲走。16 地却帮助了妇人，开口吞了从龙口喷出来的水。17 于是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作战，就是与那些遵守神命令、为耶稣作见证的。18 那时龙站在海边沙滩上。

第十二章开始了《启示录》另一个大型异象段落。天上出现一个大异象：一个妇人披着太阳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，正经历生产之苦；接着出现另一个异象：一条大红龙，有七个头和十个



角，等着吞吃那妇人将要生下的孩子。图像宏大而浓缩，把以色列、弥赛亚、上帝子民与撒但的冲突，放在同一幅画面中。

妇人的身分不能只缩成一个历史人物。她带着《创世记》中约瑟的梦境，以及先知书中锡安妇人的意象，也与后来第 17 节「其余的儿女」相连。较完整的理解，是把她看作产生弥赛亚、并延续为上帝子民群体的象征。她的孩子「用铁杖管辖万国」，这明显引用自《诗篇》第二篇，指向弥赛亚耶稣。

这段故事对耶稣地上的生平几乎一笔带过：孩子出生后，随即被提到上帝和祂的宝座那里。约翰把基督的升高放进宇宙冲突之中，焦点因此超过对福音书故事的重述。龙想吞吃孩子，却失败了。十字架与复活已经决定战局。这也构成了全段的神学基础：基督末世性的胜利已经赢得，世界虽仍有抵抗，但结局的方向已被确立。

天上接着爆发战争。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，龙被摔在地上。龙被清楚解释为古蛇、魔鬼、撒但，牠迷惑普天下，又控告弟兄。这一连串名字把创世记的蛇、犹太传统中的控告者与末世敌对者连在一起。邪恶不只是抽象的制度，也具有属灵与人格性的敌对面向。

天上的声音解释了得胜的原因：「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，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虽然至于死，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。」这可能是全卷书最清楚的门徒得胜公式。胜利首先来自羔羊的血，而信徒的见证则参与其中。教会不靠龙的方式打败龙；若为了保护信仰而学会控告、欺骗与暴力，便是在方法上被龙塑造了。

撒但被摔下后，天上欢喜，地上却有「祸哉」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，就大大发怒。龙在地上越发猛烈，不代表牠正在得胜；在约翰的异象里，牠的暴怒正因牠败局已定、时日无多。因此，受压的教会不能用邪恶的音量来判断战局。

龙追赶妇人，妇人却得到大鹰的两个翅膀，飞到旷野，在那里被养活。旷野在圣经中具有双重意义：它既是危险之地，也是出埃及后上帝供应、塑造子民的地方。教会在世界中也可能经历这种旷野处境：缺少熟悉的保障，却在其中学习依靠上帝的供应。

龙从口中吐水如河，要把妇人冲走，地却帮助她，吞下了河水。从异象可见，上帝的保守并不限于一种方式。祂可以使用受造界、历史转折和意想不到的途径来保存祂的子民。保守不代表没有追赶，而是在追赶中仍没有被龙吞灭。



本章最后，龙向妇人其余的儿女发怒，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、为耶稣作见证的人。这部分把宇宙异象直接带回普通信徒的生活中。教会的日常顺服与见证，原来是处于一场更大的争战之中。忠心绝非小事。当一个人拒绝说谎、拒绝偶像，并持守爱与真理，他就正站在羔羊这一边。

本章也揭露了「控告」是龙的重要工作。圣灵的责备指出人具体的罪，引导人悔改，并回到恩典之中；控告却常把人的整个身分判死，使人觉得再无出路。羔羊的血回答控告：救恩的根基在于基督，而不在于我们完美的表现。

这也对教会内部语言提出挑战。若一个群体习惯用羞辱、贴标签与公开处刑式的方式来对待犯错者，即使口中维护真理，其实也可能正在使用龙的语言。真理需要清楚，悔改需要真实，处理罪也需要以恢复与圣洁为目的。妇人在旷野被养活的异象提醒我们，上帝常在缺乏中塑造子民。旷野，不是上帝不在场的证据。

思想：

邪恶声势浩大时，我们是否便认定上帝正在失败？第十二章提醒我们：龙的愤怒，恰恰是因为牠知道自己时日无多。因此，我们不要用音量来判断谁在掌权。「羔羊的血」和「自己所见证的道」也追问我们：自己的见证是否带着羔羊的形状？我们是否一面宣称真理，一面却以控告和羞辱伤人？压力沉重时，试着少问一句「敌人为何这么强」，多问一句「上帝今天预备了哪一处旷野供应？」那也许是一位朋友、一段安静，或是一个小群体。接受供应，也是信心。

今日网络世界很擅长控告。截图、标签、群体围攻，以及用一句话来定义一个人，常在政治与教会争论中出现。第十二章提醒我们，要警醒自己的语言来源。我们在维护真理时，仍保留人的尊严；在指出错误时，仍留下悔改与恢复的路。这样，就是拒绝学习龙的声音。

主耶稣，求祢保守我们在争战中仍然像祢。进入旷野时，赐下每日供应；控告声四起时，提醒我们：救恩建立在祢的血上。



18

十一月十八日

当权势要求敬拜

经文：启示录 13:1-18

1 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，有十个角七个头；在十个角上戴着十个冠冕，七个头上有褻渎的名号。2 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条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牠。3 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，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，那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很惊讶，跟从了那只兽。4 他们都拜那条龙，因为牠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；又拜那只兽，说：「谁能比这只兽，谁能与牠交战呢？」5 龙又赐给那只兽说夸大褻渎话的口，又赐给牠权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个月。6 那兽就开口向神说褻渎的话，褻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，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。7 牠又被准许与圣徒作战，并且得胜，也赐给牠权柄，可以制伏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语言、各邦国。8 凡住在地上、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牠。9 凡有耳朵的都听吧！10 该被掳掠的，必被掳掠；该被刀杀的，必被刀杀。在此，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。11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。牠有两个角如同羔羊，说话好像龙。12 牠在第一只兽面前施行第一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使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致命伤被医好了的第一只兽。13 这只兽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在地上。14 牠得了权柄在第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，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告诉他们要为那受过刀伤还活着的兽造个像。15 又有权柄赐给牠，让那只兽的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使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16 牠又使众人，无论大小、贫富，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，或是在额上，打一个印记；17 这样，除了那有印记，有兽的名或有兽名数字的，都不得买或卖。18 在此，要有智慧：让有悟性的人解开兽的数目吧，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字，那数字是六百六十六。

第十二章的龙站在海边，第十三章便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。牠有七个头和十个角，其形象结合了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那几个帝国兽的特征。约翰把罗马描绘成先前暴虐帝国的综合体，甚至在形象上



大红龙相似。这个象征把政治权力放到属灵层面解读：当国家把自己绝对化，要求人给它只属上帝的忠诚，它便呈现兽性。

龙把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海兽。世人因惊奇而跟从兽，又敬拜龙和兽，说：「谁能比这只兽，谁能与牠交战呢？」这是一种政治神学的反面版本。第四至五章问：谁配得敬拜，第十三章则展示错误的答案。真正的争战核心落在敬拜归谁；符号多么神秘乃居于其次。

海兽有一个头似乎受了致命伤，却又被医好了，这是在刻意模仿羔羊「被杀却活着」的形象。邪恶常以仿冒工作：借用救赎、和平、神迹与权柄的外貌，把人的惊奇带向错误的敬拜。龙与两只兽（海兽和陆兽）共同形成一套黑暗的仿冒；因此，分辨时，不能只看外表是否像真理。

海兽亵渎上帝，与圣徒争战，并在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语言、各邦国上有权柄。经文说牠只是「得以」这样行，这再次限制其权力的来源与时间。「四十二个月」表示其权势是有界线的。圣徒要以忍耐和信心响应，而不幻想自己从此完全不会受伤。在兽性权力面前，忍耐本身就是抵抗。

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，有两个角如同羔羊，说话却好像龙。牠的外表像羔羊，声音却暴露出真正的来源。这幅图像特别适合用来辨识宗教与宣传权力：一个制度可以使用敬虔、道德、和平，甚至救赎性的语言，最后却把人导向对权力的崇拜。从亚细亚的社会历史处境来看，地兽与地方精英、皇帝崇拜及其政治宗教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系；对帝国的忠诚渗入治理、商业、节庆与家庭生活之中。

地兽行神迹、迷惑人，又制造兽像，要求众人敬拜。因此，真正与虚假的分界不能只靠「有没有能力」或「有没有神奇现象」来判定。耶稣和使徒传统早已警告：神迹本身不等于真理。《启示录》给出的判准仍然是：牠把人带向谁？牠的声音像羔羊，还是像龙？兽的印记落在众人的右手或额上，没有这印记的人便不能做买卖。这与第七章中上帝仆人的印形成对照。「右手」可联想到行动，「额头」则可联想到公开的身分与思想。至少在象征层面，印记代表对「兽的秩序」之归属，也涉及经济的参与。忠诚，不会只出现在礼拜堂里，也会进入买卖、工作与日常的选择之中。

「六百六十六」历来引发许多猜测。以字母数值计算，「尼罗西泽」可以对应 666，而部分抄本上的 616 也可配合另一种拼法；因



此，尼罗与罗马皇权是很有力的第一世纪背景。不过，兽的象征超过单一皇帝。经文要的是「智慧」，即辨认把人类权力神化的兽性模式，而非追逐每一代的新密码。

第十三章真正的问题因此显得非常现代：当政治、经济、宗教或文化力量要求我们交出无条件的忠诚时，教会是否能够辨识？当「不能买卖」成为压力时，信仰是否还能进入金钱的选择之中？当假羔羊使用漂亮的语言时，我们是否听得出那是龙的声音？

思想：

我们容易被甚么样的力量迷住？效率、成功、民族荣耀、领袖魅力与科技能力，都可能被抬高到近乎敬拜的位置。第十三章呼召我们，必须把终极的忠诚留给上帝。今天，我们暂且不猜666究竟对应谁，而是先问一个更贴身的问题：我们的手（行动）与额头（思想）正被甚么所塑造？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是否日渐像羔羊？也许在面对一则煽动性的讯息时，我们先不转发；试着先去查验、祷告，并分辨它正在唤起甚么情绪与忠诚。今天，让我们先检查自己的忠诚。消费、工作、信息来源和群体认同，是否要求我们闭眼、噤声，甚至把人当作工具？求主赐下智慧，使我们不仅能看穿那「像羔羊」的外表，也能听出龙的声音。

华人教会需要特别警醒：民族情感、政治立场与文化认同，都可以有其位置；然而，一旦它们要求我们为「自己人」而合理化了谎言、羞辱、仇恨或对弱者的牺牲，就已经越过忠诚的界线了。特别是对海外华人而言，他们可能同时被原乡政治与所在国政治所拉扯。《启示录》让我们反思的问题始终是同一个：我们能否爱自己的群体，却不把它变成偶像？

主啊，求祢赐下智慧，叫我们能分辨出那披着良善外衣、口中却说龙话的声音。因忠心而要付经济代价时，求祢赐下勇气；被群体热情推着走时，求祢保守我们仍会追问：「谁才配得敬拜？」



19

十一月十九日

跟随羔羊到底

经文：启示录 14:1-20

- 1 我又观看，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和他在一起的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写在额上。2 我听见从天空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声音好像琴师所弹的琴声。3 他们在宝座前，和在四活物及众长老前唱新歌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4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作为初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。5 在他们口中找不出谎言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
- 6 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在空中飞翔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。7 他大声说：「要敬畏神，把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要敬拜那创造天、地、海和水源的主。」
- 8 另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：「倾覆了！那曾叫列国喝淫乱、烈怒之酒的大巴比伦倾覆了！」
- 9 另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，大声说：「若有人拜那只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10 他也必喝神烈怒的酒；这酒是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的纯酒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11 使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了牠名字的印记的人，昼夜不得安宁。」
- 12 在此，遵守神命令和坚信耶稣真道的圣徒要有耐心。
- 13 我听见从天空有声音说：「你要写下：从今以后，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。」圣灵说：「是的，他们要从自己的劳苦中得安息，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。」
- 14 我又观看，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是人子的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。15 另有一位天使从圣所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：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」16 于是那坐在云上的把镰刀向地上挥去，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。



17 另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圣所出来，他也拿着锋利的镰刀。18 另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「伸出锋利的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」19 那天使就把镰刀向地上挥去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扔进神愤怒的大醉酒池里。20 那醉酒池在城外被践踏，有血从醉酒池里流出来，涨到马的嚼环那么高，约有一千六百斯他迪那么远。

第十三章以兽的印记和 666 结束，第十四章则立刻把另一个记号放在读者眼前：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和祂在一起的有十四万四千人，他们的额上都写着羔羊的名和祂父亲的名。这是有意的对照。当世界好像被兽所控制时，约翰却再次看见一群没有失去身分的人。真正的问题，仍是关乎归属。

锡安在旧约中是上帝王权、圣殿与救恩的象征。羔羊站在锡安，宣告祂才是真正的王。这十四万四千人唱新歌，而这首歌只有被赎的人才能学。由此看来，敬拜与生命经历是彼此相连的。有些歌，是只有走过救赎的人才真正懂得唱。天上的敬拜是被恩典塑造后的回应，当中没有表演的意味。

经文这样说他们：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」这一句很可能是本段最直接的门徒定义。跟随羔羊意味着走祂的路，单单接受一套末世知识还远远不够。羔羊的路，必然经过见证、舍己、十字架和复活。这十四万四千人被称为「初熟的果子」，表明他们属于上帝，也预示着将有更大的收成。

「未曾沾染妇女」需要放在《启示录》以淫乱象征为偶像崇拜、属灵不忠的语境中来阅读。这群人的「贞洁」指向对羔羊专一的忠诚，不宜读成对婚姻或女性的贬抑。第十四章所关心的，是上帝子民没有与巴比伦的淫乱同流，仍然跟随羔羊。

接着有三位天使宣告信息。第一位有永远的福音，要传给住在地上的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。他呼召人要敬畏上帝，把荣耀归给祂；又要敬拜那创造天、地、海和水源的主。福音在这里带有创造与审判的公共宣告：世界属于创造主，所以任何兽性权力都没有资格要求终极敬拜。

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伦倾覆了。本章先提前说出巴比伦的结局，而第十七至十八章才会对它作详细的描写。启示文学常以未来的确定



性来改变现在的忠诚：巴比伦目前也许繁华耀眼，但它的终局已被宣告。因此，信徒不必把自己的生命，投资在注定倾倒的秩序上。第三位天使警告那些敬拜兽并受了牠印记的人，必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随后，他叙事说：「那些遵守上帝命令和坚信耶稣真道的圣徒要有耐心。」这句话把宏大的天使宣告，落回到信徒的生活。末世智慧落在遵守诫命、持守对耶稣的忠诚；掌握最多秘密，并不能证明成熟。

「从今以后，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。」对可能殉道的教会而言，这是一句极深的安慰。他们可以歇了自己的劳苦，而所作的工也随着他们。死亡不能抹去忠心的工作；很多事在人死后看似已结束，上帝却保存它们的果效与记念。

本章最后呈现一幅地上收割与酒醉的图像。收割可以包含聚集与审判，而酒醉则明显表达审判的严肃。血流成河的图像非常强烈，但读者需要记住：全卷书的审判者仍然是被杀的羔羊。这种语言一方面宣告那长期被压抑的邪恶终必被上帝处理，另一方面也阻止信徒把审判读成报复快感。

思想：

今天最值得记住的，也许是这句话：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」若羔羊带我们到不方便、不受欢迎却忠信的地方，我们愿意去吗？请问问自己：我们的额上写着甚么？别人从优先次序、消费、语言与选择中，能看出我们属于谁吗？我们今天最想跟随甚么？跟随潮流、群体情绪、利益，还是羔羊？请选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，问自己：「若羔羊走向这里，我的下一步会有何不同？」

我们跟随羔羊有时，会碰到华人文化最重视的几件事：面子、稳定、家庭的期待、职业的前途，以及下一代的成就。选择诚实，可能会失去机会；选择守住信仰群体，可能会降低效率；选择照顾弱者，可能会减慢自己的上升。第十四章问我们：无论羔羊往哪里去，我们也愿意跟随？

主耶稣，求祢赐我们一颗单纯跟随的心。巴比伦繁华时，提醒我们它的终局；忠心未见回报时，提醒我们：所作的工在祢面前不会消失。



20

十一月二十日

摩西与羔羊之歌

经文：启示录 15:1-16:21

15:1 我看见在天上有一兆头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种灾难，因为神的烈怒在这七种灾难中发尽了。

2 我看见仿佛有搀杂火的玻璃海；又看见那些胜了那兽和兽像，以及牠名字的数字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竖琴。**3** 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「主—全能的神啊，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！万国之王啊，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！」**4** 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。万民都要来，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。」

5 此后，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放法柜的圣所开了。**6** 那掌管七种灾难的七位天使从圣所出来，穿着洁白明亮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。

7 四个活物中，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烈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。**8** 圣所中充满了神的荣耀和权能而来的烟。没有人能进入圣所，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种灾难。

16:1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：「你们去，把盛着神烈怒的七碗倾倒在地上。」

2 第一位天使去，把碗倾倒在地上，就有又臭又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。

3 第二位天使把碗倾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像死人的血一样，海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。

4 第三位天使把碗倾倒在河流和水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**5**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：「昔在、今在的圣者啊，你做的判断公义；**6** 因为他们曾流过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该受的。」**7**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：「是的，主—全能的神啊，你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！」

8 第四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太阳上，使太阳可用火烤人。**9** 人被炎热所烤，就衰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难的神的名，他们没有悔改，也没有把荣耀归给神。



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变成黑暗。人因疼痛而咬自己的舌头；**11**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悔改。

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在大幼发拉底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为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**13**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的口、兽的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**14**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去，召集他们在全能者神的大日子作战。**15** 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。那警醒、穿着衣服的人有福了；他不至于赤身而行，给人看见他的羞耻。**16** 于是，那三个鬼魔把众王聚集在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的地方。

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倾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出来，说：「成了！」**18** 又有闪电、响声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**19** 那大城裂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记起了大巴比伦城，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她。**20** 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**21** 又有大冰雹从天掉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，以致人因冰雹的灾难而亵渎神，因为那灾难太大了。

第十五章提到七位天使拿着最后的七灾，因为「神的烈怒在这七种灾难中发尽了」。在审判全面展开之前，约翰先看见另一个敬拜场景：有玻璃海，其中掺着火，那些胜过兽、兽像和牠名字数字的人站在海旁，拿着上帝的琴，唱着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。

这幅图像把《出埃及记》带进终末。以色列人过红海后唱摩西之歌，庆祝上帝击败了奴役他们的法老权势；《启示录》的得胜者也站在海旁唱歌。新出埃及的敌人不再只是埃及，也是兽与巴比伦代表的整个偶像权力体系；而救赎的中心则是羔羊。

「摩西之歌」与「羔羊之歌」放在一起，说明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已承接并完成旧约的救赎故事。歌曲称颂全能上帝的作为伟大奇妙，道路公义真实；祂是万国之王，万民最终要来敬拜祂。审判的目的，在这里被放进上帝的圣洁、公义与万国敬拜中理解。

随后，天上的殿开了。七位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接过盛满上帝烈怒的金碗。殿中充满了上帝荣耀和能力的烟，所以没有人能进去，直到七灾完毕。这让人想到西奈山与圣殿奉献时，神荣耀充满的场景。审判出于圣洁上帝的决定，宇宙仍在祂的主权中。



第十六章记载七碗依次倒下：疮、海变血、江河变血、日头灼热、黑暗、幼发拉底河干涸，以及最后的大地震与冰雹，这七灾显然与出埃及灾祸及前面的号灾相呼应。然而，与号灾不同的是，号灾范围多次只有三分之一，而七碗则呈现更完整的终局性。警告阶段正在走向完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多次因灾难而亵渎上帝，「仍不悔改」。这与第九章的结尾形成呼应。审判揭露人的心，也揭露偶像的顽固。苦难没有神奇地制造出敬虔。若人持续把上帝看成敌人，即使看见自己所倚靠的秩序崩塌，也可能只会更深地反抗。

第六碗使幼发拉底河干涸，龙、兽和假先知的口中有污秽的灵出去迷惑列王，把他们聚集在哈米吉多顿。这个名字唤起旧约战争与终末冲突的记忆。经文更关心世界权力如何被欺骗、并聚集起来抵挡上帝；它没有提供一张可以直接套用的现代军事地图。

就在战争集结的画面中，基督插入一句：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。那警醒、穿着衣服的人有福了。」宏大的末世场景突然转成个人伦理。读者最需要做的仍是警醒并保持衣服，也就是保持身分与忠诚。末世信息的目的，始终是塑造生活。

第七碗倒下时，宝座有声音说：「成了！」大巴比伦被记念，列国城市倒塌。这为第十七至十八章详细审判巴比伦预备道路。第十五至十六章的七碗虽沉重，但它们被「摩西之歌」与「羔羊之歌」所包围。对上帝的子民而言，终局是一场新的出埃及。从奴役权势得自由，并在玻璃海旁敬拜；灾难本身从来不是终点。

思想：

读灾难经文时，华人教会要抵抗一种冲动，那就是把别人的苦难迅速解释成上帝的刑罚。地震、疫情、战争或社会危机，首先把受伤的人带到我们面前。敬畏上帝会催促悔改，同时也会催促怜悯、援助与代祷；在苦难中的人需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轻率的属灵判词。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是容易恐惧、好奇、幸灾乐祸，还是心生敬畏？第十五章先给一首歌，催促我们在上帝公义与救赎的故事中理解审判。我们是否有一种习惯，在多次提醒后仍拒绝悔改？「仍不悔改」是第十六章最沉重的句子之一。外界消息混乱时，抓住中间那句命令：警醒。今天，我们要守住一件属灵衣裳，即是诚实、节制、祷告或怜悯，绝不因喧闹而脱下。



主啊，求祢在我们心中完成新的出埃及，领我们脱离辖制人的偶像，也保守我们警醒。世界以哈米吉多顿般的声音催人恐慌时，叫我们仍听见羔羊之歌。



21

十一月廿一日

繁华城的杯

经文：启示录 17:1-18

1 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「来，我要让你看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惩罚；2 地上的君王都曾与她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她的淫乱的酒。」3 我在圣灵感动下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，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；那只兽有七个头十个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4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作妆饰，手拿着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乱的污秽。5 在她额上写着奥秘的名字，说：「大巴比伦，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」6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的人的血。我看见她，非常诧异。7 天使对我说：「你为甚么诧异呢？我要把这女人和驮着她那七头十角的兽的奥秘告诉你。8 你曾看见的兽，以前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、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看见那只兽都要诧异，因为牠以前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再有。9 在此要有智慧的心思：那七个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；他们又是七个王，10 五个已经倒了，一个还在，一个还没有来到；他来的时候必须只暂时停留。11 那以前有、现在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个，他也和那七个同列，正归于沉沦。12 你曾看见的那十个角就是十个王；他们还没有得到国度，但他们要和那只兽同得权柄作王一个时辰。13 他们同心把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那只兽。14 他们将与羔羊作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而同羔羊在一起的是蒙召、被选、忠心的人。」

15 天使又对我说：「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，就是许多民族、人民、邦国、语言。16 你所看见的那十个角与兽必恨这淫妇，他们要使她孤独赤身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将她烧尽。17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执行他的旨意，把他们自己的国交给那只兽，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。18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。」

七碗之后，有一位天使带约翰去看「大淫妇」的审判。她坐在众水之上，也坐在朱红色的兽上，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以金子、



宝石和珍珠为妆饰，手拿着金杯。这个画面华丽得几乎令人目眩，然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。约翰要读者学习辨识一种危险：罪恶秩序往往在看起来成功、富丽、值得羡慕时最有诱惑力，其狰狞面貌反倒容易辨认。

她的额上写着名字：「大巴比伦」。第一世纪的读者熟悉旧约中的巴比伦——那是一座摧毁耶路撒冷、使上帝子民被掳的帝国城市。到了约翰时代，这个名字成为理解罗马的先知性代号。那七座山、掌管地上众王的大城，以及帝国奢华与政治力量，都令罗马成为这幅图像最直接的历史背景。同时，巴比伦的象征又超过一座城市，代表一切以权势、奢华与偶像吸引列国的帝国模式。

这妇人坐在「众水」之上，随后天使解释众水为各民族、群众、国家和语言。她的力量是国际性的。罗马帝国把不同地区纳入政治、军事与经济网络，并把自己的秩序描写成文明与和平。约翰却从天上的视角揭露其中另一面：权力可以以繁荣为包装，把各地资源集中到中心，也要求城市以敬拜和忠诚响应帝国恩惠。

这妇人又醉于圣徒和耶稣见证人的血。奢华与暴力在同一个身体上出现。这是《启示录》对帝国最深刻的洞察之一：在华美的城市景观背后，可能藏着被牺牲的人。若只看胜利者的建筑与商品，人容易歌颂繁荣；若从受害者的位置观看，同一套秩序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。

约翰看见这妇人，就「非常诧异」。天使反问他为何惊奇，然后开始解释兽与七头十角的奥秘。这一幕像在提醒读者：连先知也可能被权势的华美所震慑，需要天上的解释来重新看清。属灵的分辨力不是天生免疫的，教会也需要不断被上帝的话教育，才不至于把看起来强盛的东西，自动等同于值得追随的对象。

「七个头」被解释为七座山，同时也与七个王相联。「七山之城」使第一世纪的读者自然想到罗马。至于七个王如何逐一对应皇帝，历来有不同的方案；然而，这个异象更要读者看见的是，兽性帝国的统治即使看似延续，仍然走向终局。精确破解皇帝清单，并非本段的中心。

「十个角」代表十个王，他们暂时与那只兽同得权柄，同心把能力交给兽，也要与羔羊争战。然而，结局早已写明：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祂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这句话把第十七章所有复杂的



象征拉回简单的中心。教会不需要被政治联盟的规模所吓倒，因为羔羊的王权高过所有短暂的结盟。

更讽刺的是，十个角与兽最后反过来恨恶那淫妇，使她荒凉。邪恶秩序内部没有真正忠诚，利益联盟可以迅速变成彼此吞吃。巴比伦靠政治力量支持，最后却被自己所倚赖的力量毁掉。这是偶像的共同结局：人用它得到安全，最后却可能被它吞噬。

第十七章为教会提供一种「看城市」的方法。繁华本身不是罪，文化与商业也可以成为上帝普遍恩典（Common Grace）的场域；然而，若繁华是依靠剥削、暴力与对偶像忠诚来维持，教会便需要有能力看见金杯里的内容。真正的分辨，不再只是诘问一个制度带来了多少利益，同时也要问：谁为这些利益付出了代价。

思想：

我们是否容易把「成功」直接等同于上帝的祝福？第十七章催促我们看得更深：光鲜的外表之下，是否有藏着不义、剥削，以及被牺牲的人？我们的生活中，也可能有一只金杯——某件事看似体面、令人羡慕，内里却侵蚀良心。求主赐下勇气，让我们看清杯中的内容。今天，试着检视一项消费、投资或工作选择：它只对我们有利，还是也尊重别人的生命与尊严？辨认一个「外面是金杯、里面却有人付代价」的诱惑，除了看它能给甚么，也看它要求牺牲谁、忽略甚么，使我们成为怎样的人。

对不少华人家庭而言，置业、投资、升学、职业成就与移民规划，都可以是负责任的生活安排；当它们变成唯一的安全感来源，甚或迫使我们接受不义、忽略他人，它们就像那只金杯一样开始塑造敬拜。《启示录》多问一步：我们得到这些东西时，正在成为怎样的人？

万王之王的羔羊啊，求祢保守我们不被巴比伦的华美所迷惑。请赐我们一双能看见受害者的眼睛，以及一颗在利益面前仍敢说真话的心。



22

十一月廿二日

从巴比伦出来

经文：启示录 18:1-24

1 此后，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由于他的荣耀而发光。2 他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喊着说：「倾覆了！大巴比伦倾覆了！她成了鬼魔的住处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各样污秽之鸟的窝，各样污秽可憎之兽的出没处。3 因为列国都喝了她的淫乱大怒的酒；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；地上的商人因她极度奢华而发了财。」4 我又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：「我的民哪，从那城出来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，受她所受的灾殃；5 因她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记得她的不义。6 她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她，按她所行的加倍地报应她；用她调酒的杯加倍调给她喝。7 她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要使她照样痛苦悲哀。因她心里说：『我坐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』8 所以在一天之内，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。她将被火烧尽，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。」9 地上的君王，与她行淫、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她的烟，就必为她哭泣哀号；10 因怕她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，说：「祸哉，祸哉，这大城！坚固的巴比伦城啊！一时之间，你的审判要来到了。」11 地上的商人也都为她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；12 这货物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、丝绸、紫色和朱红色衣料、各样香木、各样象牙的器皿、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、铁、大理石的器皿，13 和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细面、麦子、牛、羊、马、马车，以及奴隶、人口。14 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；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对象都从你那里毁灭，绝对见不到了。」15 贩卖这些货物、借着她发财的商人，因怕她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，16 说：「祸哉，祸哉，这大城！她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妆饰。17 一时之间，这么多的财富就归于无有了。」所有的船长和到处航海的，水手以及所有靠海为业的，都远远地站着，18 看见烧她的烟，就喊着说：「有哪一个城能跟这大城比呢？」19 于是他们把灰尘撒在头上，哭泣悲哀地喊着说：「祸哉，祸哉，这大城！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她的珍宝成了富足。她在一时之间就



成为荒芜。20 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！你们都要因她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她身上为你们伸了冤。」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：「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，绝对见不到了。22 弹琴、歌唱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中间绝对听不见了；各行手艺的技工在你中间绝对见不到了；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对听不见了；23 灯台的光在你中间绝对不再照耀了；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绝对听不见了。你的商人原来是地上的显要；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24 先知、圣徒和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城里找到了。」

第十八章把第十七章的巴比伦审判，展开成一首宏大的挽歌。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宣告：「倾覆了！大巴比伦倾覆了！」它成为了污秽之灵与不洁之物的住处。这座曾自称世界中心的城市，在天上的判决中已成废墟。启示文学常用这种「预先完成式」语言：事情在历史中尚未完全发生，信徒却因上帝的宣告而能提前看见它的终局。

另一个声音说：「我的民哪，从那城出来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……」对小亚细亚的信徒而言，这不一定意味着全部搬离城市。

《启示录》在象征世界中要求信徒从巴比伦的价值与偶像秩序中分离出来。人可以仍住在城市，却拒绝让城市的欲望支配自己。真正的「出来」，首先是忠诚、生活方式与想象的出离。

巴比伦自言：「我坐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绝不至于悲哀。」这种自信，与老底嘉的「我一样都不缺」相似。自足是《启示录》反复揭露的灵性幻觉。城市以财富、军事、贸易和联盟保证自己安全，上帝却宣告它的灾殃可以在「一天之内」或「一时之间」临到。人类建造多年的安全感，可能比想象中脆弱。

除了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哀哭，商人也哀哭，船主与航海者同样哀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的哭声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消失，却很少为城市的罪或受害者悲伤。商人说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。这是一种非常尖锐的经济批判：当一个制度倒塌时，人最先关心甚么，往往揭露了他真正敬拜甚么。

商人的货物清单极长，有金银、宝石、细麻布、香料、酒、油、牲畜、车马，而最后竟然列到奴仆和人口。这个清单的结尾带着刻意安排的震撼。先列出奢侈品，最后列到人的身体与生命，藉此揭示了帝国经济最黑暗的一面。人可以被商品化，成为繁华机器的一部



分。当市场把人的价值降为价格，上帝的审判便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。

商人因害怕她的痛苦，就站得远远的，喊着：「祸哉！祸哉！」他们曾从她的奢华发财，如今却没有一个人走近去承担她的痛苦。建立在利益上的关系，会在利益消失时迅速解体。这与新耶路撒冷的群体形成对照：那城的中心是上帝与羔羊的同在，并非靠互相利用来维持。

天上却被呼召要欢喜，因为上帝已为圣徒、使徒和先知伸冤。这份欢喜，绝不能读成对人受苦的残酷快感；它是在回应第五个印「要到几时」的呼求，是受害者终于得到公义的喜乐。若没有对罪恶结构的审判，受压者的眼泪便永远没有答案。

一位大力天使把一块像大磨石的石头扔进海里，宣告巴比伦也要如此猛烈地被扔下去。接着是一连串否定：「绝对听不见了」、「绝对见不到了」、「绝对不再照耀了」，以及「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绝对听不见了」。城市的声音逐项消失，这种文学节奏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文明的沉寂。曾经自以为不可缺少的中心，最后竟安静得无人寻见。

第十八章最后说，在巴比伦城里发现了先知、圣徒和地上一切被杀者的血。这句话把她的经济奢华与暴力责任连在一起。因此，教会不能只关心个人道德，也要学习去问制度性的问题：我的舒适是否建立在看不见的剥削上？我的消费是否让我对远方人的痛苦失去感觉？「从巴比伦出来」是一个持续的属灵操练。

思想：

若今天听见上帝呼召祂的子民「从她出来」，祂可能要我们离开哪种价值？过度消费、炫耀、把人当工具、只用利益衡量关系，都是巴比伦日常的语言。试着检视自己最舍不得失去的东西。若一个制度倒下，我们首先为之哀哭的，是人的受伤，还是自己的利益？答案会指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今天，让我们少买一件其实不需要的东西，把省下的资源用于尊重和扶助生命。

今日的巴比伦往往隐藏在便利之中。廉价商品、实时配送、平台服务与快速消费，常把生产者、基层工人、外佣与移民劳工的处境，藏在屏幕之外。华人基督徒可以从一笔消费开始操练分辨：除了看价格，也看人的尊严、劳动与受造界所付的代价。



主啊，求祢带我们出巴比伦。即使我们仍生活在市场与城市之中，也不受它的欲望所俘虏。求祢赐我们一双能看见商品背后辛劳者的眼睛。



23

十一月廿三日

哈利路亚与婚宴

经文：启示录 19:1-10

1 此后，我听见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声说：「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权能都属于我们的神。**2** 他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；因他判断了那大淫妇，她用淫行败坏了世界。神为他的仆人伸冤，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。」**3** 他们又一次说：「哈利路亚！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」**4** 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神，说：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」**5** 接着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「神的众仆人哪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！」**6** 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像大雷的声音，说：「哈利路亚！因为主——我们的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**7** 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；因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，**8** 她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：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。」**9** 天使对我说：「你要写下来：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他又对我说：「这些都是神真实的话。」**10**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：「千万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仆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因为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有预言的灵。

巴比伦的哀歌结束后，第十九章随即传来天上巨大的「哈利路亚」。这个希伯来赞美词在新约中只出现在《启示录》第十九章。天上群众称颂救恩、荣耀和权能都属于上帝，因祂的判断真实公义；祂已经审判那败坏大地的淫妇，也为仆人的血伸冤。这段敬拜帮助读者理解审判。第五印中殉道者的呼喊、第十八章中受害者的血，在这里得到回答。天上的喜乐，是来自真实与公义终于胜过欺骗和暴力。若世界真的有受害者，公义便需要对毁坏生命的力量作出终结性的判断。

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俯伏敬拜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，呼召所有仆人：凡敬畏上帝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祂。接着又有好像一大群人、众水与大雷的声音，宣告：「哈利路亚！因为主——我们的



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」上帝一直掌权，而在这里，则是祂的王权终在历史终局中公开彰显。

敬拜忽然从审判转向婚礼：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与第十七章的巴比伦淫妇，构成了全卷书最重要的「女性／城市」对照之一。第十七章是一个以奢华和诱惑支配列国的女人城市；第十九章开始出现一位忠于羔羊的新妇，随后的第二十一章更会看见她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整个末世故事因而可以被读成两座城、两种爱、两种归属的选择。

新妇蒙恩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，经文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。在这里，恩典与生活被放在一起。「蒙恩得穿」说明衣服首先是恩赐；「圣徒们的义行」则说明恩典会产生可见的生活。基督徒的善行不是用于购买救恩，而是像婚衣一样表明自己已经属于新郎。

天使吩咐约翰写下这句话：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圣经中的宴席，常象征上帝国度的喜乐与团契。前面提到，别迦摩有人受诱惑去参加偶像宴席，老底嘉则被邀请与主坐席；现在，所有线索汇聚到羔羊婚宴。信徒今天拒绝某些桌子，是因为正在等待更好的桌子。

约翰听见如此荣耀的信息时，竟要俯伏拜天使。天使立刻阻止他，说：「千万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仆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这个小插曲非常重要。即使在属灵的经验中，人仍可能把敬拜放错地方。天使拒绝成为偶像，也再次把全卷书的中心拉回上帝。

经文提到「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有预言的灵」，这句话的翻译与解释仍有讨论，方向却很清楚：真正的预言把人带向耶稣的见证。若末世研究只剩奇观、数字、地缘政治与自我优越，却没有更深认识基督，它便离开了预言的心脏。

婚宴把终末盼望写成一场相遇：新郎与新妇团聚，长久等候终于进入喜乐。上帝的终局带着关系的温度，是与祂同席的相交。末世的盼望因此不再只问「我们逃过甚么」，也问「我们终于与谁同在」。哈利路亚段落也让读者看见，天上的赞美并不是与地上的公义分离。上帝被称颂，正因祂的判断真实公义，为仆人的血伸冤。敬拜若从不关心受害者，便很容易变成只服务自身感受的宗教活动。



《启示录》的敬拜，总把上帝是谁、祂对世界做甚么、祂如何对待被压者连在一起。

婚宴的图像把忠诚写成一份爱的关系。教会拒绝兽与巴比伦，是因为她已属于新郎。爱会产生界线；婚约的专一表达关系的深度。如此看来，圣洁超过避免违规，它守护教会对基督的爱。

思想：

想到末世，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恐惧，还是看见婚宴？第十九章把盼望带向相遇与喜乐。我们所等候的，是那位爱我们的新郎。「新妇预备好了」提醒我们：今日的生活是否像预备婚衣？有哪一件事需要我们整理、悔改或忠心完成？用「婚约」来看今日的一个选择：它是否与我们对基督的爱相称？拒绝不相称的事，是守护关系；专一，也带来自由。预备见主，无须先想轰轰烈烈的大事。无人注意时，仍守信用，关系中仍说真话，疲惫中仍保留一点爱。日常义行，正像细麻衣的线。

华人教会的敬拜若只留下个人安慰，便容易听不见第十九章为受害者伸冤的哈利路亚。婚宴的喜乐包含公义得到回答。主日敬拜，可以带着城市的伤口进到上帝面前，记念受压者、孤单长者、移民家庭、失业者，以及在冲突中受伤的人，让赞美具有公共的重量。主耶稣，感谢祢邀请我们赴宴席。求祢保守我们的敬拜只归上帝，也愿日常行为与所领受的恩典相称。



24

十一月廿四日
忠信真实的骑士
经文：启示录 19:11-21

11 后来我看见天开了。有一匹白马，骑在上面的称为「诚信」、「真实」，他审判和争战都凭着公义。**12** 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；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**13** 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；他的名称为「神之道」。**14** 众天军都骑着白马，穿着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跟随他。**15**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用来击打列国。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醉酒池。**16**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」的名号。

17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中，向天空一切的飞鸟大声喊着说：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**18** 为要吃君王的肉、将军的肉、壮士的肉、马和骑士的肉、一切自主的和为奴的，以及尊贵的和卑贱的肉。」

19 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和他们的军队都聚集，要与白马骑士和他的军队作战。**20** 那兽被擒拿了；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、迷惑了接受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他们两个就活生生地被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**21** 其余的人被白马骑士口中吐出来的剑杀了；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

婚宴之后，天开了。约翰看见一匹白马，骑士称为「诚信」、「真实」，祂按公义审判和争战。这是全卷书最强烈的战士基督图像之一。祂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；祂有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名字。祂穿着浸过血的衣服；祂的名称为「上帝之道」。祂揭露所有假征服者，与第十三章的征服逻辑形成根本对照。

「诚信」和「真实」把第十九章连结回第一章「忠信的见证者」。基督的审判权建立在祂完全真实的品格上。地上的战争常由利益、恐惧和宣传所推动，祂的审判却按公义施行。这并没有消除图像的严肃，却防止读者把它变成对人类暴力的神圣化。

祂的衣服在战斗展开前已经染血，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。经文没有明言那是仇敌之血，还是祂自己的血；由于战斗尚未开始，这画面至少把读者带回全卷书被杀羔羊的得胜。无论细节如何，白马骑士



仍是那位曾为人流血、以十字架定义王权的主。

祂口中有利剑，用以击打列国。第一章已把剑放在基督口中，说明祂主要以话语施行审判；祂的名称为「上帝之道」，更强化了这一点。帝国依靠实体刀剑来维持统治，基督的权柄则以真实之道来揭露、判定并终结谎言。

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，骑着白马跟随祂，却没有描述他们挥刀杀敌。叙事从「军队聚集」迅速跳到兽与假先知被捉拿，所期待的大战几乎没有真正发生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细节。邪恶看似召集了庞大力量，面对基督时，却没有势均力敌的战争。

另一位天使站在太阳中，召集飞鸟来赴「上帝的大宴席」，为要吃君王、将领、壮士等人的肉。这是刻意与羔羊婚宴形成黑暗对照，同时也承接了《以西结书》第三十九章中对歌革之战的图像。象征语言极为强烈，目的在于宣告：压迫者的权势终将被彻底剥去。

兽和地上众王聚集，要与骑士争战；结果兽和假先知立刻一同被擒，且被扔进火湖里，其余的人则被骑士口中吐出来的剑杀灭。在第十三章中曾经令人敬畏的兽，在第十九章却几乎没有还手的空间。这是《启示录》对邪恶力量的一种去魅。牠在地上的宣传中彷彿不可战胜，从天上看，却非常短暂。

读这段经文时需要格外小心。第十九章的审判权属于基督，并没有交给教会作为对敌人施暴的授权。全卷书一再把圣徒的得胜，放在见证、忍耐与羔羊的血中。教会跟随祂，持守真理，并把最后的审判权留在祂手中。

这位骑士的腿上写着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」。第十七章已用同一个称号来描述羔羊，这表明被杀的羔羊与白马骑士是同一位主。祂的温柔与公义、牺牲与审判，不能被拆成两个基督。祂审判邪恶，正因为祂真实地爱受造界，且曾为人流过血。

思想：

看见不义时，我们是否很快便坐上审判者的位置？第十九章提醒我们，最后的剑是从基督口中出来的。我们只管说真话、行公义，并把最终的报应交给祂。此外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「力量」。基督最强烈的战士形象，身上仍带着被杀羔羊的记号。真正的力量，无须靠残酷证明。今天若遇冲突，请先问：我们的话更像基督口中的真理，还是龙口中的控告？若需要面对冲突，请先抓住「忠信真实」



这四个字。即使立场正确，也不可靠夸张、造谣与羞辱来取胜。基督的方式，应该与基督的目的相称。

华人公共文化常把「强硬、迅速反击与毫不退让」视为力量；然而，白马骑士称为「忠信真实」。教会参与公共议题时，力量首先表现在真实：不造谣、不夸大、不以羞辱动员群体，也不把对手去人化。忠于基督的方式，本身就是见证的一部分。

忠信真实的主啊，求祢审判我们心中的虚假，也保守我们不受仇恨塑造。愿我们跟随祢时，衣服仍然洁白。



25

十一月廿五日

撒但的尽头

经文：启示录 20:1-10

1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。**2** 他抓住那龙，那古蛇，就是魔鬼、撒但，把牠捆绑了一千年，**3** 扔在无底坑里，把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牠不再迷惑列国，等到那一千年满了。这些事以后，牠必须暂时被释放。**4**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，和没有拜过那兽与兽像、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打过牠印记的人的灵魂。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**5**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直等那一千年满了。**6**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！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但他们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**7** 那一千年满了，撒但会从监牢里被释放，**8**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歌革和玛各，使他们聚集争战。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**9** 他们上来布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**10**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那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会昼夜受折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
第二十章是《启示录》解经史上争论最密集的段落之一。一位天使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大锁链，捉住古蛇，就是魔鬼撒但，把牠捆绑了一千年，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国；之后，牠要暂时被释放。接着，约翰看见宝座，以及因给耶稣作见证而被斩者的灵魂；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
「一千年」形成了前千禧年、无千禧年、后千禧年等主要解释传统，各自对时间次序有不同的理解。这些分歧可以认真讨论；实际上，他们各自都未忽略其共同的中心：基督掌权、忠信受苦者得到平反、撒但的权势有界线，以及邪恶最后要被清除。

启示文学常以象征数字表达完整与宏大，「一千」也可能具有这种作用。这段经文较稳固的牧养中心因此很清楚，那就是撒但受限



制、殉道者得平反、基督掌权，以及邪恶终必结束。时间表可以讨论，这四件事却直接支撑着教会的忍耐。

「捆绑」并不表示撒但在任何意义上都毫无活动，因为新约中有其他经文仍谈到魔鬼的工作。本处经文特别说明捆绑的目的，是要「使牠不再迷惑列国」。这与福音向万国展开、第十四章「永远的福音」传给各族各民的主题，可以互相照亮。邪恶仍在反抗，但不能阻止上帝把万国聚集到羔羊面前。

约翰又看见那些因为持守耶稣的见证和上帝之道而被杀的人。他们曾拒绝敬拜兽，也没有受过牠的印记，现在却坐在宝座上。地上的政权曾把他们当罪犯处决，天上却让他们参与治理。这是《启示录》一贯的反转：殉道不是忠心者被历史遗忘的证明，反而成为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道路。

对于「第一次复活」与「第二次的死」，也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理解为义人的身体复活，有人则着重于信徒死后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活着、一同掌权。分歧仍在，盼望却一致：属基督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权势所辖制，死亡不再是最后的主人。

千年完毕后，撒但会被释放出来；它要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以「歌革和玛各」的先知性名字聚集对抗上帝子民。《以西结书》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的终末敌人被重新使用，形成全世界最后反叛的象征。即使经过漫长的历史，邪恶仍显出其顽固性。

然而，最后的争战同样没有真正的悬念。当敌军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，便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魔鬼被扔进火湖里，与兽和假先知同在。第十二章出场的大龙，以及第十三章的两兽，到这里全部抵达终点。邪恶的故事有开端，也有结束；它不会永远伴随上帝的新创造。

第二十章前半段给人最大的安慰，也许就是「撒但有尽头」。教会今日仍面对诱惑、控告、欺骗与暴力，但这些都不是宇宙永恒的另一半。基督教信仰不是善恶永远拉锯的二元论；创造主是「首先」和「末后」，邪恶只是受造界中的叛乱，最后要被清除。

千禧年的争论也能训练教会谦卑。经文只有短短几节，后世却据此形成多套完整的系统。我们阅读时，要分辨哪些是经文清楚宣告的，哪些是根据多处经文而作出的推论。在次要的时序上承认限制，是对圣经的尊重。不同的千禧年传统，仍共同承认基督再来、死者复活、最后审判、撒但被彻底击败与新创造。若教会为一千年



的安排而彼此敌视，却忽略了这些共同的盼望，那就是让时间表遮住主角了。

殉道者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则是本段最具牧养力量的画面。世界曾夺去他们的生命，上帝却宣告他们真正活着。这个反转能支撑每一个在忠心上看似失去的人。

思想：

我们也许很想知道千禧年的每个时间细节；然而今天更要问的是：这段经文呼召我们怎样活？答案是：忍耐到底，拒绝兽的印记，并相信撒但的权势终有界线。若我们长期受试探或控告的折磨，请记住：它没有永恒。不要把今天的挣扎，写成一生无法改变的命运。我们是否耗费了太多属灵精力，只为了证明自己的末世次序？今天再说一次这个最清楚的盼望：基督掌权，邪恶有终点，忠信不徒然。

华人教会内部对末世、政治、国家与世界局势常有不同的理解。第二十章提醒我们，次序与系统可以讨论，但共同的盼望才更值得守住。当弟兄姊妹因千禧年观、政治判断或国族经验而彼此定罪时，撒但反而得到控告的空间。基督掌权这个中心，足以带我们回到谦卑。

主耶稣，祢掌权。求祢保守我们在神学的分歧上谦卑，在共同的盼望上坚定。邪恶虽真实，但最后一句话仍属于祢。



26

十一月廿六日

白色大宝座与生命册

经文：启示录 20:11-15

11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；天和地都从他面前逃避，再也找不到它们的位置了。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都展开了，并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13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；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。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15 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，就被扔进火湖里。

撒但被扔进火湖之后，约翰看见一个「白色的大宝座」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。天地都从祂面前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在此之前，地上的宝座、兽的权柄与列王的联盟轮番登场；然而在第二十章的末了，则只剩下一个宝座。所有暂时的权势都退场，创造主亲自作最后判决。

宝座是白色的，象征圣洁与公义；审判者没有被暴怒、偏见或利益所左右。人间的司法即使再严谨，也可能有所限制，因为人只看部分证据，又可能受权力的影响；然而，上帝的审判是完全知道真相的。这对受害者是一个重要的盼望；有些案件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公正的答案，但终末的审判必宣告：真实不会永远被埋藏。

约翰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死亡曾把人分散到不同的年代、地区与阶层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被它藏住。君王与奴仆、富人与穷人、知名人物与无人记得的人，都站在同一位主面前。这个场景彻底取消了人间身分所带来的最后特权。

「案卷都展开了」，并另有一卷是生命册。死人照案卷的记载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。圣经一方面清楚宣告救恩出于上帝的恩典，另一方面也反复说人的行为要受审判。两者不必互相抵消；行为不能购买救恩，却能揭露一个人实际的忠诚与生命方向。七封信早已反复说：「我知道你的行为」，第二十章不过是把这条线推到终局。

「生命册」在《启示录》中多次出现。是兽的敬拜者，还是羔羊的子民，则以其名字是否记在生命册上来区分。这卷册子把救恩的关



系性带进审判，上帝知道属祂之人的名字。每个人都是被认识、得以记念的生命，不能化成冷冰冰的案件编号。

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死人。在古代世界，海常被视为混沌与不可控制之地，阴间则代表死者的领域。这段经文逐一宣告：这些地方再也不能保留任何人。死亡最后不只是「被人胜过」，连它自己也要被审判。

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」这句话把死亡人格化地送进它自己的终局。从《创世记》第三章以来，死亡一直如同一道阴影跟随着人类；到了《启示录》第二十章，它终于被清除。正因如此，第二十一章可以宣告「不再有死亡」。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安慰人接受死亡，也包括终结死亡的权势。

火湖的图像极其严肃。基督教传统对最终刑罚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，这段经文却不容人把邪恶看得轻微。上帝必对杀戮、欺骗、偶像与压迫作出最终审判；被扭曲的道德秩序，不会永远没有答案。同时，这段经文的用意，并不是给信徒拿来判定别人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册上。审判者坐在宝座上，祂没有把那个位置交给我们。教会能做的，是忠实地传福音，呼召人悔改，在地上实践公义，并把最后判决交还给上帝。人若因末世审判而变得骄傲好斗，就忘记了自己同样是靠恩典才得以站立。

案卷与生命册并列，正是把公义与恩典放于同一幅图。上帝知道人的行为，因此没有一个受害者的经历会因证据不足而被忽略；祂也知道属祂之人的名字，因此救恩不是无人格的司法机制。这场最终的审判是严肃的，将由那位在羔羊里显明自己的上帝施行。

这使基督徒可以既重视行为，又拒绝自义。今日所做的事具有永恒的重量，恩典绝不把行为变得无所谓；生命册同时提醒我们，没有人能靠完美的履历站在宝座前。恩典产生忠诚，忠诚在行为中被看见。死亡与阴间被扔进火湖里，也把最后敌人本身变成被审判者。这为所有在丧亲与死亡阴影下生活的人，留下了非常坚定的盼望。

思想：

若知道今日自己的行为终会在真实中被看见，哪一个选择会随之改变？终末审判除了唤起敬畏，也赋予日常生活重量。我们是否在心里抓住某个人，想替上帝完成最后判决？就在今天把那个名字交回宝座吧。公义仍要追求；末后裁决属于主。若正在哀悼，请把「死



亡自己要退场」这份笃定留在心中。基督徒的盼望直面死亡，等候上帝彻底终结它。

有些历史伤痛并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，有些受害者的名字也没有留在主流的叙事之中；然而白色大宝座宣告，上帝知道每一件隐藏的事，也记得每一个被忽略的人。这份盼望能帮助华人教会在面对今日沉重的历史时，依然保持诚实；愿意记念受苦者，愿意悔改，也愿意把最后裁决交给上帝。

主啊，祢知道隐藏的事，也知道我们的名字。求祢以恩典领我们悔改，以公义保守我们不轻看罪。面对死亡时，提醒我们：死亡本身也有终点。



27

十一月廿七日

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

经文：启示录 21:1-8

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**2** 我又看见圣城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娘打扮整齐，等候丈夫。**3**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，说：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！他要和他们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**4**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」

5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他又说：「你要写下来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实的。」**6** 他又对我说：「成了！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开始，我是终结。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**7** 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；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**8** 至于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人，他们将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；这是第二次的死。」

经过漫长的争战与审判，约翰终于看见「新天新地」。先前的天和地已经过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这幅图景延续先知对受造界更新的盼望。整卷《启示录》始终以创造主为中心，终局同样也指向上帝更新祂的世界，使受造界进入祂所应许的完全之中。

不必把「海也不再有了」理解为新创造没有任何水域。对《启示录》的象征世界而言，海是兽上来之处，也常带着混沌、危险与死亡的联想。第二十一章要表达的是，威胁生命、孕育兽性权力的混沌已被清除。第二十二章还会有生命河，所以这里的重点是邪恶与混乱不再存在。

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好像新妇妆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座城从上帝而来，人无法靠工程把它建到天上。巴比伦从地上建立权势，新耶路撒冷则是上帝的礼物。《启示录》用两座城塑造读者的想象：信徒要从巴比伦的吸引中走出来，正需要一个更美、更值得归属的城市在前方吸引着他们。



宝座传来大声音，说：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！」这是全段的中心。新创造最大的福分，先不是黄金街道、宝石城墙或不再受苦，而是上帝亲自与人同住。从伊甸园、会幕、圣殿，到道成肉身，圣经一直在讲述上帝与人同住的故事；而第二十一章终把这条线带到完成。

接着是最温柔的应许：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」第七章已预告这一幕，现在它成为新创造的现实。上帝没有说受苦的人从前哭错了，也没有抹去历史记忆；祂亲自终结那造成眼泪的权势。基督教盼望容许创伤被记得，并等待上帝的同在与医治把它包围。

坐宝座者亲自说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在《启示录》中，上帝直接说话的次数稀少。经过漫长的异象，宝座上的上帝亲自为新创造作保证：「这些话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实的。」盼望的根基不在于人的乐观，而在于祂的信实。

「更新」不是简单回到伊甸园的原点。新耶路撒冷带着城的形象，万国与君王也要进入其中。历史上被罪扭曲的文化与群体生活，将在上帝的未来得到洁净和成全。救恩没有把人抹成无历史的个体，而是把带着历史的人与受造界带进那成熟的荣耀之中。

上帝说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，是开始和终结，要把生命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。第一章对历史主权的宣告，在这里得到完成。祂从起初到末了，都没有失去控制。口渴的人白白得到生命的泉水，祂让恩典站在新创造的入口处。

本章第7节是上帝的应许：得胜者要承受这些为业；祂要作他的上帝，他要作上帝的儿子。这是盟约语言，也是家庭语言。得胜的终点是进入与上帝永久的关系，远超过独自拿奖的梦想。第8节则再次严肃地列出拒绝这生命者的结局，旨在提醒：新创造的盼望也要求今日的忠诚。

新天新地也说明，基督教的盼望具有身体、社会与创造界的幅度。若信仰只是期待灵魂离开世界，便很难理解为甚么《启示录》的结局是看见一座城「降下来」。方向是从天到地，上帝的居所来到人间。创造是上帝要更新的家园，从来不只是救恩计划的临时舞台。因此，今日我们对身体、邻舍、城市与受造界的照顾，都有终末意义。我们固然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成新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是上帝的



恩赐；然而我们可以活出与新创造一致的见证。每一次和好、医治、照顾弱者与保护生命，都像从未来照进今天的一束光。

「口渴的人」白白得水，这保留了福音的开放。进入新创造的门，不是从自足开始，而是从承认「渴」开始。

思想：

我们最期待天堂的甚么？第二十一章把答案带回核心，那就是「上帝与人同住」。若心中不渴望上帝，再美的末世图画也会失去中心。今天仍有眼泪，并不代表信心不足。试着把一件悲伤带到主前，请未来的应许先照进今天：有一天，这眼泪会被祂亲手擦去。选一滴尚未被擦去的眼泪，带到主面前；可以说出名字，也可以安静。盼望，不是要求我们此刻停止疼痛；它乃是宣告疼痛没有永恒的居留权。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去做一件「属于新世界」的事：和好、饶恕、照顾伤者、保护受造界，或给口渴者一杯水。

对离开故乡的人而言，新天新地带着「家」的安慰。香港移民、跨国家庭、留学生与新移民都知道：搬到新的城市，并不等于心灵就立刻找到归属。上帝所应许的终局，不只是换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更是祂亲自与人同住。这份盼望，能陪伴我们在陌生的城市里，重新学习建立关系，委身服事，并重建家园。

主啊，祢说要更新一切。求祢先更新我们今天能交出的部分：一段关系、某个习惯，或者是疲倦的心。愿新创造的气息，吹进破碎的日常。



28

十一月廿八日

一座像新妇的城

经文：启示录 21:9-27

9 拿着七个金碗、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「你来，我要给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10 我在圣灵感动下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给我看由神那里、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，11 这城有神的荣耀，它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12 它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13 东边有三个门，北边有三个门，南边有三个门，西边有三个门。14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

15 那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金的芦苇当尺，要量那城、城门和城墙。16 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芦苇量那城，共有一万二千斯他迪，长、宽、高都是一样。17 他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一百四十四肘。18 墙是碧玉造的；城是纯金的，如同明净的玻璃。1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：第一个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20 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晶。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；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造的。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

22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，因主—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23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24 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。25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没有黑夜。26 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。27 凡不洁净的，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，都不得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

拿着七个金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天使对约翰说：「你来，我要给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而在第十七章中，同样是由一位「七碗天使」邀请约翰观看大淫妇。这两段经文刻意平行，把巴比



伦与新耶路撒冷并列：一座以奢华、权力和诱惑支配万国；另一座则从天而降，以羔羊和上帝的同在为中心。

约翰被带到高大的山上，看见圣城从上帝那里降下来；这城有上帝的荣耀，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。巴比伦虽然也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妆饰，但两者的美有根本的差异。巴比伦的华美是用来自我荣耀并掩盖血腥，而新耶路撒冷的光辉是来自上帝的荣耀。两座城的外表展现出相似的「繁华」，其中心与来源却完全不同。

圣城有高大的墙、十二个门，门上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；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上面写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以色列与使徒共同出现在城市的结构，表达了上帝救赎历史的连续与完成。新约教会并不是凭空出现，而是承接了以色列的故事，并以羔羊的使徒见证为根基。

天使用金苇子量圣城。这城的长、宽、高都相等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立方体。这个形状最自然令人想起至圣所，因为旧约圣殿的至圣所也呈立方体。换言之，整座新耶路撒冷就像是一个扩展至整个宇宙的至圣所。从前只有大祭司在特定时刻才进入的神圣空间，如今成为上帝子民永久的家。

城墙是用碧玉造的；城是精金的；城墙的根基饰以各种宝石；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；街道如同透明的精金。这些材料承接先知对终末锡安的印象，同时也与巴比伦的商品形成对照。巴比伦把金银宝石变成奢侈与剥削的货物；而新耶路撒冷的宝石则成为共享城市的一部分，不再用来建立阶级。

约翰特别说：「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，因主—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」这是一个巨大的神学惊喜。全卷书充满天上圣殿、祭坛、香与敬拜，到了终局却没有独立圣殿建筑，因为上帝与羔羊的同在已充满全城。神圣不再集中于一个房间，整座城都成为至圣之地。

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，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，而羔羊就是城的灯。经文的重点在于城市的终极光源来自上帝，无须由此推论新创造完全没有天体。在第一章，教会是灯台；到了第二十一章，羔羊自己成为灯。教会一生所承托的光，最后充满新城。

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进这城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世图像。在前面，列国曾被兽迷惑，君王曾与巴比伦行淫；然而到了新创造，列国和君王的荣耀经洁净后被带到



上帝城中。福音的终局不只是从万国「救出一些人」，也包含万国的荣耀被带到正确的中心。

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没有黑夜。古代城市在夜间关门，是为了防敌；而新耶路撒冷并没有敌人需要防备。门开着，象征安全与欢迎。然而，凡不洁净、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，都不得进入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进去。开放与圣洁并存，恩典没有把真理取消。

新耶路撒冷的立方体形状把「圣」重新定义。从前至圣所须与日常空间分隔，只有大祭司在特定的日子才进入；到了终局，整座城市都具有至圣所的形状。上帝的同在不再被分隔在宗教建筑里。这个终末的方向，也能反过来给予提醒：今天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街道与公共生活，都应当在上帝面前被看作圣洁的领域。

十二个门与十二个根基，又把我们的身分建立在救赎历史之中，而不是建立在民族的优越之上。列国仍然存在，并且带着荣耀进城，差异没有被消除；差异被带到羔羊的光中。天国的合一，容纳不同的荣耀共同归向上帝，并没有要求所有人变得一模一样。

城门不关上，那里没有黑夜，这说明终末安全并非靠高墙的恐惧来维持。真正的安全，来自邪恶已被清除，以及上帝与人同在。

思想：

我们今天更像巴比伦，还是更像新耶路撒冷？这两座城都可以显得华美，但真正的差别在于中心：自我荣耀，还是上帝荣耀。新城的门常开，城内仍然圣洁。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有欢迎人的宽广，以及清楚的真理？今天试着整理一个生活空间，也整理心里的一个角落：这里适合羔羊作灯吗？今天扪心自问：我们正被哪一座城所塑造？巴比伦以拥有、展示和支配来证明价值；新耶路撒冷则以同在、光与敬拜来定义荣耀。请选一个习惯，朝着新城走一步吧。海外华人教会常以粤语、普通话、地域文化或共同移民经验来维系群体，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恩典；然而它们若变成只容纳「自己人」的高墙，便与新耶路撒冷常开的城门相距甚远了。下一代、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，以及周围的其他族群，是否能在我们中间感到被尊重、被聆听、被接纳？



主啊，求祢赐我们的家庭、教会与工作空间，多一点新耶路撒冷的气息；少一点利用，多一点同在；少一点恐惧，多一点明光；少一点虚假，多一点真实。



29

十一月廿九日

生命河流过城中

经文：启示录 22:1-5

1 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**2** 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；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；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。**3** 以后不再有任何诅咒。在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。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，**4** 也要见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。**5** 不再有黑夜；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
新耶路撒冷的描写，从城市建筑进入花园与河流。天使指示给约翰一条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，流在城的街道中央。这幅图像把《创世记》伊甸园的河、《以西结书》第四十七章从圣殿流出的生命之水，以及先知对末世耶路撒冷活水的盼望汇聚一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道河是从「神和羔羊的宝座」流出。前面的经文已多次提到上帝的宝座，并指明羔羊与祂分享权柄；来到第二十二章，宝座直接以两者的共同名义出现。这是终局王权的重要表达：救赎历史完成后，上帝与羔羊的统治便成为新城生命的源头。

生命河与第十七章巴比伦所坐的「众水」形成强烈对照。巴比伦倚靠众水，象征列国与国际权势的支持；新耶路撒冷的水却直接从宝座流出，供应生命。前一座城从列国吸取资源，后一座城则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，再流向万民。两种城市有两种经济：一种吞吃，一种赐予。

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结果；树叶可医治万民。人在伊甸园中犯罪后，被禁止接近生命树；如今生命树重新出现在城中，而且果子持续供应。这幅图景不只是回到《创世记》第二章的乐园，而是超越了它。伊甸园扩展成一座城市，生命也从一棵树的禁区，成为万民共享的恩赐。

「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」这个描写尤其动人。进入新创造的列国已在第二十一章藉城光行走，这里又以医治描写终末的和



平。历史中的民族带着战争、创伤、偏见与彼此伤害，而上帝的终局却以医治回答。救恩因此具有群体与公共幅度，不只是私人灵魂进入天堂而已。

「以后不再有任何诅咒。」这句话直接响应了《创世记》第三章。罪进入世界后，土地、劳动、关系与死亡都被诅咒的阴影笼罩；第二十二章则宣告诅咒已走到尽头。上帝救赎的弧线从伊甸园的失落，一直延伸到新城中的生命树。

上帝和羔羊的仆人都要事奉祂，也要见祂的面。在旧约中，看见上帝的面带着极深的敬畏，连摩西也只能以有限的方式经历上帝的荣耀；然而，新创造最惊人的福分之一，就是仆人可以见祂的面。因罪造成的隔离完全消失，亲密取代了遮蔽。

祂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。第七章的印记，以及第十四章羔羊与父的名，在这里得到完成。兽也曾想把自己的记号放在人的额上，而末了留下来的却是上帝的名。所有忠诚的争战，最终收束成一件简单的事：我们属于祂。

那里不再有黑夜，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；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些曾经被兽压迫、被城市排斥，甚至被杀的仆人，最后与上帝一同作王。真正的王权不再建立在压迫与限制之上，而是从敬拜、事奉与上帝的同在中流出。

生命树「每月都结果子」，是一种永不枯竭的供应图像。新创造充满了生命、事奉与王权，远离了静止不动的永恒想象。上帝的仆人仍要事奉祂，也要作王。工作在罪的诅咒下曾充满劳苦，到终局却不再带着诅咒。这给今日的劳动一个新的方向：工作可以预尝服务、创造与照顾的喜乐。

「见他的面」是所有物质图像之上的高峰。河、树、果子、光都很美，但最后都指向与上帝的直接相交。人最深的饥渴指向创造主自己；再丰富的恩赐，也不能取代祂。

思想：

我们今天的生命更像「吸取」，还是「流出」？巴比伦从万国取得，生命河从宝座涌出。上帝所赐的资源，是否正流向别人的生命？「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」邀请我们参与和平。今天是否有一段关系、一种群体偏见，需要停止加深伤口，开始一点医治？今天请为一个受战争、仇恨或分裂伤害的民族祷告，求上帝的



医治临到。若我们的心被世界的伤害塞满，请记住终局的一个词：医治。求主先医治我们的苦毒，也教导我们带来医治，不再加深伤口。

身处同一城市的中国大陆与香港背景信徒，若因政治与历史记忆而彼此避开，「医治万民」便成为很具体的呼召。医治并不是要求我们抹去差异，或假装没有伤口，而是要求我们停止以偏见喂养伤口，愿意倾听对方如何走到今天，并在基督里学习重新接纳，称彼此为弟兄姊妹。

主啊，愿祢的生命河流过我们干渴之处，并从我们流向别人。把祢的名写在思想与行动上，叫我们活得像真正属祢的人。



30

十一月三十日

主耶稣啊，我愿祢来

经文：启示录 22:6-21

6 天使又对我说：「这些话是可可靠的，是真实的。主，就是赐灵感给众先知的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」7 「看哪，我必快来！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」

8 这些事是我一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。当我听见看见时，就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要拜他。9 他对我说：「千万不可！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，以及那些守这书上的话的人，同是作仆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10 他又对我说：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时候近了。11 不义的，让他仍旧不义；污秽的，让他仍旧污秽；为义的，让他仍旧为义；圣洁的，让他仍旧圣洁。」

12 「看哪，我必快来！赏罚在我，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13 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；我是开始，我是终结。」

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！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15 城外有犬类的、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喜爱和行虚谎的人。

16 「我一耶稣差遣我的使者，为了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。我是戴维的根，是他的后裔；我是明亮的晨星。」

17 圣灵和新娘都说：「来！」听见的人也要说：「来！」口渴的人也要来，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

18 我警告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：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甚么，神必将记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19 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甚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

20 证明这些事的说：「是的，我必快来！」阿们！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！

21 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。阿们！

《启示录》最后这个段落，把读者从新耶路撒冷带回当下的聆听与响应。天使说：「这些话是可可靠的，是真实的。」主又说：「看



哪，我必快来！」全卷书以一个应许作为结束。基督徒等候的中心是主自己；任何事件、数字或时间表，都不能取代祂。

「快来」从第一世纪至今一直引发追问。这个时间语言首先带出确定与迫切：主必来，因此每一代信徒都要在今天忠心。经文没有邀请人换算日期，却反复强调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」。等待主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约翰再次因异象的震撼而俯伏敬拜天使，天使却立刻阻止他，说：「你要敬拜神。」全卷书到了末页仍守住中心。天使、异象、数字与属灵经验都只是信使；敬拜唯独归给上帝。人若迷恋启示的外壳，反而可能错过那位启示自己的主。

天使又说：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时候近了。」《但以理书》曾有封住异象直到末时的命令，《启示录》却说不要封。基督的死与复活已把上帝的末世计划带进关键阶段，教会如今生活在需要公开见证的时代。书卷要被读、被听、被遵守。

基督宣告：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；我是开始，我是终结。」第一章的称号，在末页再次响起。全卷书没有把读者留在兽、巴比伦或火湖，而是带回基督。祂包围整段历史，也包围信徒的一生。

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！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」全卷书一路出现白衣、洁净与忠诚，如今得到终末应验。救恩始终来自羔羊的血，领受救恩的人也以洁净生活回应。生命树不是靠功德换取，而是属于那些真实归向羔羊的人。

耶稣又称自己是戴维的根和后裔，是明亮的晨星。祂同时是戴维盼望的源头与成全，是黑夜结束前最先出现的光。晨星出现时，天空可能仍暗，但天亮已经不可逆转。这是非常贴合教会现况的图像：黑夜尚未完全离开，基督的复活却已宣告早晨的来临。

接着出现一个整卷书最敞开的邀请：「圣灵和新娘都说：『来！』听见的人也要说：『来！』口渴的人也要来，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」审判语言没有取消福音的邀请。直到最后一页，上帝仍向口渴者敞开水源。教会作为新妇，也被召去参与这个邀请，向世界发出「来」的呼唤。

随后有严肃的警告：不可在这书的预言上加添或删除去甚么。今天的读者尤其需要这份克制，不把新闻、梦境或政治偏好塞进经文，再



借用圣经的权威来要求别人接受。忠实的解经也包括承认经文所留下的沉默。

全卷书最后的对话极其简洁。基督说：「是的，我必快来！」约翰回答：「阿们！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！」然后是恩典的祝福。经过兽、龙、巴比伦、灾祸与审判，《启示录》最后落在恩典里。读完这卷书的人，应当更渴望基督，更能敬拜上帝，也更愿意忠心生活。走到第三十日的灵修，《启示录》把我们带到天上的眼光中。宝座仍在中央，羔羊以十字架得胜，帝国繁华会过去，眼泪有终点，生命河仍在前方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可以在今天忍耐、敬拜、工作、爱人、说真话，并在夜色仍深时说：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！」

结尾反复出现「来」：基督应许祂要来，圣灵和新妇也邀请口渴的人来。教会站在这两个方向之间，既向上呼求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」，也向外递出生命的水。盼望催促见证，见证也带着盼望。

思想：

完成了三十日的灵修旅程，我们可以回想：对哪一幅图像留下最深的印象？灯台中的人子、被杀的羔羊、宝座、生命册、新耶路撒冷，或是生命河？把它带进往后的日子。这卷书改变了我们对「得胜」的理解吗？若答案仍只是成功、控制与安全，就再次回到第五章，看那站立的羔羊。圣灵和新妇都说：「来！」愿我们的生命也加入这邀请，把福音的水递给口渴的人，把恩典留作全卷书最后的声音。三十日之后，选一项需要延续的操练：敬拜、忍耐、见证、悔改、简朴或盼望。读完不是结束；新的生活，正要开始。

因此，等候主来不能成为离开处境的理由。无论是留在中国境内、留在香港，还是移居海外，也各有不同的代价与召命；没有任何一种地理位置能自动更忠心。最后的问题仍是，在上帝放我们的所在之地上，我们是否敬拜羔羊、爱邻舍、拒绝偶像、说诚实的话，并把盼望活成可被人看见的日常？

主耶稣，我们愿祢来！求祢在真正来临以前，先临到我们今日的思想、关系、工作与教会。愿我们活得像等候晨星的人！



下载 iOS 版本：



下载 Android 版本：



<http://chinese.ccaca.org/yeedon/>